

文 學 叢 刊

開 市 大 吉

老 舍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開市大吉

老舍





8764
38

目錄

序……………一

開市大吉……………一

歪毛兒……………一四

鄰居們……………三三

新時代的舊悲劇……………五二



國家圖書館



001686061



序

我不善於寫短篇小說，即使中篇，也不過能稍稍施展點「神通」的機會而寫下的。

本書所搜集的四篇，前三篇是短篇，最後一篇是中篇，均先後散刊於各地的期刊中；各篇寫著的年月既相距甚久，其格調也不很一致，現在搜集在一處，不過湊湊數兒，以便交差。但還是我自己所喜歡的東西，不致於讓讀者化冤枉錢。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老舍



開市大吉

我，老王，和老邱，湊了點錢，開了個小醫院。老王的夫人作護士主任，她本是由看護而高升爲醫生太太的。老邱的岳父是庶務兼會計。我和老王是這麼打算好，假如老丈人報花帳或是攜款潛逃的話，我們倆就揍老邱；合着老邱是老丈人的保證金。我和老王是一黨，老邱是我們後約的，我們倆總得防備他一下。辦什麼事，不拘多少人，總得分個黨派，留個心眼。不然，看着不便不大像回事兒。加上王老太太，我們是三個打一個，假如必須打老邱的話。老丈人自然是幫助老邱嘍，可是他年歲大了，有王太太一個人就可把他的鬍子扯淨了。老邱的本事可真是不錯，不說屈心的話。他是專開割痔瘡，手術非常的漂亮，所以請他合作。不過他要是找揆的話，我們也不便太厚道了。

我治內科，老王花柳，老邱專開痔漏兼外科，王太太是看護士主任兼產科，合着我們一共有四科。我們的內科，老老實實的講，是地道二五八。一分錢一分貨，我們的內科收費可少呢。要敲是敲花柳與痔瘡，老王和老邱是我們的希望。我和王太太不過是配搭，她就根本不是大夫，對於生產的經驗她有一些，因為她自己生過兩個小孩。至於接生的手術，反正我有太太決不叫她接生。可是我們得設產科，產科是最有利的。只要順順當當的產下來，至少也得住十天半月的；稀粥爛飯的對付着，住一天拿一天的錢。要是不順順當當的生產呢，那看事作事，臨時再想主意。活人還能叫尿斃死？

我們開了張。「大眾醫院」四個字在大小報已登了一個半月。名字起的好——辨什麼賺錢的事兒，在這個年月，就是別忘了「大眾」。不賺大眾的錢，賺誰的？這不是真情實理嗎？自然在廣告上我們沒這麼說，因為大眾不愛聽實話的；我們說的是：「為大眾而犧牲，為同胞謀幸福。一切科學化，一切平民化，溝通中

西醫術，打破階級思想。」真花了不少廣告費，本錢是得下一一些的。把大眾招來以後，再慢慢收拾他們。專就廣告上看，誰也不知道我們的醫院有多麼大。院圖是三層大樓，那是借用近鄰轉運公司的像片，我們一共只有六間平房。

我們開張了。門診施診一個星期，人來的不少，還真是「大眾」，我挑着那稍像點樣子的都給了點各色的蘇打水，不管害的是什麼病。這樣，延遲過一星期好正式收費呀；那真正老號的大眾就乾脆連蘇打水也不給，我告訴他們回家洗洗臉再來，一臉的滋泥，吃藥也是白搭。

忙了一天，晚上我們開了緊急會議，專靠大眾不行啊，得設法找「二眾」。我們都後悔了，不該叫「大眾醫院」。有大眾而沒貴族，由哪兒發財去？醫院不是煤油公司啊，早知道還不如乾脆叫「貴族醫院」呢。老邱把刀子沾了多少回消毒水，一個割痔瘡的也沒來！長痔瘡的闊老誰能上「大眾醫院」來割？

老王出了主意：明天包一輛能駛的汽車，我們輪流的跑幾趟，把二姥姥接來

也好，把三舅母裝來也行。一到門口看護趕緊往裏攙，接上這麼三四十趟，四鄰的人們當然得佩服我們。

我們都很佩服老王。

「再賃幾輛不能駛的，」老王接着說。

「幹嗎？」我問。

「和汽車行商量借給咱們幾輛正在修理的車，在醫院門口放一天。一會兒就咕嘟一陣。上咱們這兒看病的人老聽外面咕嘟咕嘟的響，不知道咱們又來了多少坐汽車的。外面的人呢，老看着咱們的門口有一隊汽車，還不虎住？」

我們照計而行，第二天把親戚們接了來，給他們碗茶喝，又給送走。兩個女看護是見一個攙一個，出來進去，一天沒住腳。那幾輛不能活動而能咕嘟的車由一天亮就運來了，五分鐘一陣，輪流的咕嘟，剛一出太陽就圍上一羣小孩。我們給汽車隊照了個像，託人給登晚報。老邱的丈人作了篇八股，形容汽車往來的盛

况。當天晚上我們都沒能吃飯，車咕嘟得太厲害了，大家都有點頭暈。

不能不佩服老王，第三天剛一開門，汽車，進來位軍官。老王急於出去迎接，忘了屋門是那麼矮，頭上碰了個大包。花柳；老王顧不得頭上的包了，臉笑得一朵玫瑰似的，似乎再碰牠七八個包也沒大關係。三言五語，打了一針六〇六。我們的兩位女看護給軍官解開制服，然後四隻手扶着他的胳膊，王太太過來先用小胖食指在針穴輕輕點了兩下，然後老王纔給用針。軍官不知道東西南北了，看着看護一個勁兒說：「得勁！得勁！得勁！」我在旁邊說了話，再給他一針，老邱也是福至心靈，早預備好了——香片茶加了點鹽。老王叫看護抹軍官的臂膀，王太太又過來用小胖食指點了點，一針香片下去了。軍官還說得勁，老王這回是自動的又給了他一針龍井。我們的醫院裏吃茶是講究的，老是香片龍井兩沏着。兩針茶，一針六〇六，我們收了他二十五塊錢。本來應當是十元一針，因為三針，減收五元。我們告訴他還得接着來，有十次保管除根。反正我們有的是茶，我心

裏說。

把錢交了，軍官還捨不得走，老王和我開始跟他瞎扯，我就誇獎他的不瞞着病——有花柳，趕快治，到我們這裏來治，準保沒危險。花柳是偉人病，正大光明，有病就治，幾針六〇六，完了，什麼事也沒有。就怕像舖子裏的小伙計，或是中學的學生，得了病藏藏掩掩，偷偷的去找老虎大夫，或是袖口來袖口去買私藥——廣告專貼在公共廁所裏，非糟不可。軍官非常贊同我的話，告訴我他已上過二十多次醫院。不過哪一回也沒有這一回舒服。我沒往下接茬兒。

老王接過去，花柳根本就不算病，自要勤扎點六〇六。軍官非常贊同老王的話，並且有事實爲證——他老是不等完全好了便又接着去逛：反正再扎幾針就是了，老王非常贊同軍官的話，並且願拉個主顧，軍官要是長期來扎的話，他願減收一半藥費：五塊錢一針。包月也行，一月一百塊錢，不論扎多少針。軍官非常贊同這個主意，可是每次得照着今天的樣子辦，我們都沒言語，可是笑着點了點

頭。

軍官汽車剛開走，迎頭來了一輛，四個丫環攙下一位太太來。一下車，五張嘴一齊問：有特別房沒有？我推開一個丫環，輕輕的托住太太的手腕，攙到小院中我指着轉運公司的樓房說，「那邊的特別室都住滿了。你還來得湊巧，這裏——我指着我們的幾間小房說——還有兩間頭等房，你暫時將就一下吧。其實這兩間房比樓上還舒服，省得樓上樓下的跑，是不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第一句話就叫我心中開了一朵花，「唉，這還像個大夫——病人不爲舒服，上醫院來幹嗎？東生醫院那羣大夫，簡直的不是人！」

「老太太，你上過東生醫院？」我非常驚異的問。

「剛由那裏來，那羣王八羔子！」

乘着她罵東生醫院——憑良心說，這是我們這裏最大最好的醫院——我把她攙到小屋裏，我知道，我要是不引着她罵東生醫院，她決不住這間小屋，「你在

那兒住了幾天？」我問。「兩天；兩天就差點要了我的命！」老太太坐在床上。我直用腿頂着牀沿，我們的病牀都好，就是上了點年紀，愛倒。「怎麼上那兒去了呢？」我的嘴不敢閒着，不然，老太太一定會注意到我的腿的。

「別提了！一提就氣我個倒仰。你看，大夫，我害的是胃病，他們不給我東西吃！」老太太的淚直要落下來。

「不給你東西吃？」我的眼都瞪圓了。「有胃病不給東西吃？蒙古大夫！就憑你這個年紀？老太太你有八十了吧。」

老太太的淚立刻收回去許多，微微的笑着：「還小呢。剛五十八歲。」

「和我的母親同歲，她也是有時候害胃口疼！」我抹了抹眼。「老太太，你就在這兒住吧，我準把那點病治好了。這個病全仗着好保養，想吃什麼就吃：吃下去，心裏一舒服，病就減去幾分，是不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淚又回來了，這回是因爲感激我。「大夫，我看，我專愛吃點硬

的，他們偏叫我吃粥，這不是故意氣我嗎？」

「你的牙口好，正應當吃口硬的呀！」我鄭重的說。

「我是一會兒一餓，他們非到時候不准我吃！」

「糊塗東西們！」

「半夜裏我剛睡好，他們把小玻璃棍放在我嘴裏，試什麼度。」

「不知好歹！」

「我要便盆，那些看護說，等一等，大夫就來，等大夫查過病去再說！」

「該死的玩藝兒！」

「我剛掙扎着坐起來，看護說，躺下。」

「討厭的東西！」

我和老太太越說越投緣，就是我們的屋子再小一點，大概她也不走了。爽性我也不再用腿頂着床了，即使床倒了，她也能原諒。

「你們這裏也有看護呀？」老太太問。

「有，可是沒有關係，」我笑着說。「你不是帶來四個丫環嗎？叫她們也都住院就好了。你自己的人當然伺候周到；我乾脆不叫看護們過來，好不好？」

「那趕情好啦，有地方呀？」老太太好像有點過意不去了。

「有地方，你乾脆包了這個小院吧。四個丫環之外，不妨再叫個廚子來，你愛吃什麼吃什麼。我只算你一個人的錢，丫環廚子都白住，就算你五十塊錢一天。」

老太太嘆了口氣：「錢多少的沒有關係，就這麼辦吧。春香，你回家去把廚子叫來，告訴他就手兒帶兩隻鴨子來。」

我後悔了：怎麼纔要五十塊錢呢？真想抽自己一頓嘴巴！幸而我沒說藥費在內；好吧，在藥費上找齊兒就是了；反正看這個來派，這位老太太至少有一個兒子當過師長。況且，她要是天天吃火燒夾烤鴨，大概不會三五天就出院，事情也

得往長裏看。

醫院很有個樣子了：四個丫環穿梭似的跑出跑入，廚師傅在院中牆根砌起一座爐灶，好像是要辦喜事似的。我們也不客氣，老太太的果子隨便拿起就嘗，全鴨子也吃牠幾塊。始終就沒人想起給她看病，因為注意力全用在看她買來什麼好吃食。

老王和我總算開了張，老邱可有點掛不住了。他手裏老拿着刀子。我都直躲他，恐怕他拿我試試手。老王直勸他不要着急，可是他太好勝，非也給醫院弄個幾十塊不甘心。我佩服他這種精神。

吃過午飯，來了割痔瘡的！四十多歲，胖胖的，肚子很大。王太太以為他是來生小孩，後來看清楚他是男性，纔把他讓給老邱。老邱的眼睛都紅了。三言兩語，老邱的刀子便下去了。四十多歲的小胖子疼得直叫喚，央告老邱用點麻藥。老邱可有了話：

「咱們沒講下用麻藥哇！用也行，外加十塊錢。用不用？快着！」

小胖子連頭也沒敢搖。老邱給他上了麻藥。又是一刀，又停住了：「我說，你這可有管子，剛纔咱們可沒講下割管子。還往下割不割？往下割的話，外加三十塊錢。不的話，這就算完了。」

我在一旁，暗伸大指，真有老邱的！拿住了往下敲，是個辦法！

四十多歲的小胖子沒有駁回，我算計着他也不能駁回。老邱的手術漂亮，話也說得脆，一邊割管子一邊宣傳：「我告訴你，這點事兒值夠你二百塊錢；不過，我們不敲人；治好了只求你傳傳名。趕明天你有工夫的時候，不妨來看看。我這些傢伙用四萬五千倍的顯微鏡照，照不出半點微生物！」

胖子一聲也沒出，也許是氣胡塗了。

老邱又弄了五十塊。當天晚上我們打了點酒，託老太太的廚子給作了幾樣菜。菜的材料多一半是利用老太太的。一邊吃一邊討論我們的事業，我們決定添設

打胎和戒煙。老王主張暗中宣傳檢查身體，凡是要考學校或保壽險，哪怕已經作下壽衣，預備下棺材，我們也把體格表填寫得好好的；只要交五元的檢查費就行。這一案也沒費事就通過了。老邱的老丈人最後建議，我們勻出幾塊錢，自己掛塊匾。老人出老辦法，可是總算有心愛護我們的醫院，我們也就沒反對。老丈人已把匾文擬好——仁心仁術。陳腐一點，不過也還恰當。我們議決，第二天早晨由老丈人上早市去找塊舊匾。王太太說，把匾油飾好，等門口有過娶媳婦的，借着人家的樂隊吹打的時候，我們就掛匾。到底婦女的心細，老王特別顯着驕傲。

不正毛兒

小的時候，我們倆——我和白仁祿——下了學總到小茶館去聽評書。我倆每天點心錢不完全化在點心上，留下一部分給書錢。雖然茶館掌櫃孫二大爺並不一定要我們的錢，可是我倆不肯白聽。其實，我倆真不夠聽書的派兒：我那時腦後梳着個小墜根，結着紅繩；仁祿梳倆大歪毛。孫二大爺用小篋籬打錢的時候，一到我倆面前便低聲的說，『歪毛子！』把錢接過去，他馬上笑着給我們抓一大把毛豆角，或是花生米：『吃吧，歪毛子！』他不大愛叫我小墜根，我未免有點不高興。可是說真的，仁祿是比我體面的多。他的臉正像年畫上的白娃娃，雖然沒有那麼胖。單眼皮，小圓鼻子，清秀好看。一跑，倆歪毛左右開弓的敲着臉蛋，像個撥浪鼓兒。青嫩頭皮，剃頭之後，誰也想輕敲他三下——剃頭打三光，就

是稍打重了些，他也不急。

他不淘氣，可是也有背不上書來的時候。歪毛仁祿背不過書來本可以不挨打，師娘不准老師打他，他是師娘的歪毛寶貝：上街給她買一縷白棉花線，或是打倆小錢的醋，都是仁祿的事兒。可是他自已找打。每逢背不上書來，他比老師的脾氣還大。他把小臉憋紅，鼻子皺起一塊兒，對先生說：『不背！不背！』不等老師發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樣！』老師磨不開臉了，只好拿板子吧。仁祿不擦磨手心，也不遲宕，單眼皮眨巴的特別快，搖着倆歪毛，過去領受手板。打完，眼淚在眼眶裏轉，轉好大半天，像水花打旋而滲不下去的樣兒。始終他不許淚落下來。過了一會兒，他的脾氣消散了，手心搓着膝蓋，低着頭念書，沒有聲音，小嘴像熱天的魚，動得很快緊。

奇怪，這麼清秀的小孩，脾氣這麼硬。

到了入中學的年紀，他更好看了。還不甚胖，眉眼可是開展了。我們臉上都

起了小紅膿泡，他還是那麼白淨。頭一天入中學，上一班的學生便有一個擠了他一膀子，然後說：「對不起，姑娘！」仁碌一聲沒出，只把這位學友的臉打成醃麵包子。他不是打架，是拚命，連勸架的都受了點罪誤傷。第二天，他沒來上課。他又考入別的學校。

一直有十幾年的工天，我們倆沒見面。聽說，他在大學畢了業，到外邊去作事。

去年舊歷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千佛山上蓋着些厚而陰寒的黑雲。尖溜溜的小風，鬼似的掐人鼻子與耳唇。我沒事，住的又離山水溝不遠，想到集上看。集上往往也有幾本好書什麼的。

我以爲天寒人必少，其實集上並不冷靜；無論怎冷，年總是要過的。我轉了一圈，沒看見什麼對我的路子的東西——大堆的海帶菜，財神的紙像，凍得鐵硬的豬肉片子，都與我沒有多少緣分。本想不再繞，可是極南邊有個地攤，擺着幾

本書，引起我的注意，這個攤子離別的買賣有兩三丈遠，而且地點是遊人不大來到的。設若不是我已走到南邊，設若不是我注意書籍，我決不想過去。我走過去，翻了翻那幾本書——都是舊英文教科書，我心裏說，大年底下的誰買舊讀本？看書的時候，我看見賣書人的腳，一雙極舊的棉鞋，可是緞子的；襪子還是夏季的單線襪。別人都蹂躪着腳，天是真冷：這雙腳好像凍在地上，不動。把書合上我便走開了。

大概誰也有那個時候：一件極不相干的事，比如看見一羣蟻擒住一個綠虫，或是一個癩狗被打，能使我们不痛快半天，那個掙扎的虫或是那條癩狗好似貼在我們心上，像塊病似的。這雙破緞子鞋就是這樣貼在我的心上。走了幾步，我不由的回了頭。賣書的正轉身擺那幾本書呢。其實我並沒給弄亂：只那麼幾本，也無從亂起。我看出來，他不是久幹這個的。逢集必趕的賣零碎的不這樣細心。他穿着件舊灰色棉袍，很單薄，頭上戴着頂沒人要的老式帽頭。由他的身上，我看

到南圩子牆，千佛山，山上的黑雲，結成一片清冷，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決定回去，雖然覺得不好意思。我知道，走到他跟前，我未必敢端詳他。他身上有那麼一股高傲勁兒，像破廟似的，雖然破爛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我說不上來那幾步是怎樣走回去的，無論怎說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我認得那兩隻眼，單眼皮兒。其餘的地方我一時不敢相認，最清楚的記憶也不敢反抗時間，我倆已十幾年沒見了。他看了我一眼，趕快把眼轉向千佛山去；一定是他了，我又認出這個神氣來。

『是不是仁祿哥？』我大着胆問。

他又掃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極快的又轉回來。他的瘦臉上沒有任何表示，只是腮微微的動了動，傲氣使他不願與我過話，可是『仁祿哥』三個字打動了他的心。他沒說一個字，拉住我的手，臉朝着山，他無聲的笑了笑。

『走吧，我住的離這兒不遠。』我一手拉住他，一手拾起那幾本書。

他叫了我一聲。然後待了一會兒，『我不去！』

我抬起頭來，他的淚在眼內轉呢。我鬆開他的手，把幾本書夾起來，假裝笑着，『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待一會兒我找你去好了，』他還是不動。

『你不用！』我還是故意打哈哈似的說：『待一會兒？管保再也找不到你了！』

他似乎要急，又不好意思；多麼高傲的人也不能不原諒梳着小辮時候的同學。一走路，我纔看出他的肩往前探了許多。他跟我來了。

沒有五分鐘便到了家。一路上，我真怕他和我轉了影壁。他坐在屋中了，我纔放心，彷彿一件寶貝確實落在手中。可是我沒法說話了。問他什麼呢？怎麼問呢？他的神氣顯然的是很不安，我不肯把他吓跑了。

想起來了，還有瓶白葡萄酒呢。找到了酒，又發現了幾個金絲棗。好吧，就

拿這些待客吧。反正比這麼僵坐着強。他拿起酒杯，手有點顫。喝下半杯去，他的眼中溼了一點，溼得像小孩冬天下學來喝着熱粥時那樣。

「幾時來到這裏的？」我試着步說。

「我？有幾天了吧？」他看着杯沿上一小片木塞的碎屑，好像是和這片小東西商議呢。

「不知道我在這裏？」

「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表示有許多話不便說，也不希望我再問。

我問定了。討厭，反正我倆是幼年的同學。「在哪兒住呢？」

他笑了，「還在哪儿住？憑我這個樣？」還笑着，笑得極無聊。

「那好了，這兒就是你的家，不用走了。咱們一塊兒聽鼓書去。趵突泉有三四處唱大鼓的呢；「老殘游記」，嚶？」我想把他哄喜歡了。「記得小時候一同去聽「施公案」？」

我的話沒得到預期的效果，他沒言語。但是我不失望。勸他酒，酒會打開人的口，還好，他對酒倒不甚拒絕，他的臉漸漸有了紅色，我的主意又來了：

『說，吃什麼？麵條？餃子？餅？說，我好去預備。』

『不吃，還得買那幾本書去呢！』

『不吃？你走不了！』

待了老大半天，他點了點頭，『你還是這麼活潑！』

『我？我也不是咱們梳着小辮時的樣子了！光陰多麼快，不知不覺的三十多了，想不到的事！』

『三十多也就該死了。一個狗纔活十來年。』

『我還不那麼悲觀，』我知道已把他引上了路。

『人生還不就是個小玩藝！』他嘆了口氣。

隨着這個往下說，一定越說越遠：我要知道的是他的遭遇。我改變了戰略，

開始告訴他我這些年的經過，好歹的把人生與悲觀扯在裏面，好不顯着生硬，費了許多週折，我纔用上了這個公式——『我說完了，該聽你的了。』

其實他早已明白我的意思，始終他就沒留心聽我的話。要不然，我在引用公式以前還得多繞幾個灣兒呢。他的眼神把我的話刪短了好多。我說完，他好似沒法子了，問了句：

『你叫我說什麼呢？』

這真使我有點難堪。律師不是常常逼得犯人這樣問麼？可是我扯長了臉，反正我倆是有交情的。爽性直說了吧，這或者倒合他的脾氣：

『你怎麼落到這樣？』

他半天沒回答出。不是難以出口，他是思索呢。生命是沒有什麼條理的，老朋友見面不是常常相對無言麼？

『從哪裏說起呢？』他好像是和生命中那些小岔路商議呢。『你記得咱們小

時候，我也不短挨打？」

「記得，都是你那點怪脾氣。」

「還不都在乎脾氣，」他微微搖着頭。「那時候咱們還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沒對你說過；說真的那時節我自己也還沒覺出來是怎回事。後來我纔明白了，是我這兩隻眼睛作怪。」

「不是一雙好好的眼睛嗎？」我說。

「平日是好好的一對眼；不過，有時候犯病。」

「怎樣犯病？」我開始懷疑莫非他有點精神病。

「並不是害眼什麼的那種肉體上的病，是種沒法治的毛病。有時候忽然來了，我能看見些——我叫不出名兒來！」

「幻象？」我想幫他的忙。

「不是幻象，我並沒看見什麼綠臉紅舌頭的。是些形象。也還不是形象；是

一股神氣。舉個例說，你就明白了，你記得咱們小時候那位老師？很好的一個人，是不是？可是我一犯病，他就非常的可惡，我所以跟他橫着來了。過了一會兒，我的病犯過去，他還是他，我白挨一頓打。只是一股神氣，可惡的神氣。』

我沒等他說完就問：『你有時候也看見我有那股神氣吧？』

他微微一笑了一下：『大概是，我記不甚清了。反正咱倆吵過架，總有一回是因爲我看你可惡。萬幸，我們一入中學就不在一處了。不然……你知道，我的病越來越深。小的時候，我還沒覺出這個來，看見那股神氣只鬧一陣氣就完了；後來，我管不住自己了，一旦看出誰可惡來，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和他交往，連一句話也不肯過。現在，在我的記憶中只有幼年的一切是甜密的，因爲那時病還不深。過了二十，凡是可惡的都記在心裏！我的記憶是一堆醜惡像片！』他楞起來了。

『人人都可惡？』我問。

』在我犯病的時候，沒有例外。父母兄弟全可惡。要是敷衍，得敷衍一切，生命那纔難堪。要打算不敷衍，得見一個打一個，辦不到。慢慢的，我成了個無家無小沒有朋友的人。幹嗎再交朋友呢？怎能交朋友呢？明知有朝一日便看出他可惡！』

我插了一句：『你所謂的可惡或者應當改爲軟弱，人人有個弱點，不見得就可惡。』

『不是弱點。弱點足以使人生厭，可也能使人憐憫。譬如對一個愛喝醉了的人，我看見的不是這個。其實不用我這對眼也能看出點來，你不信這麼試試，你也能看出一些，不過不如我的眼那麼強就是了。你不用看人臉的全部，而單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點可惡來。特別是眼與嘴，有時一個人正和你講道德說仁義，你能看見他的眼中有張活的春畫正在動。那嘴，露着牙噴糞的時節單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惡。沒受過教育的好些，也可惡，可是可惡得明顯

一些；上等人會遮掩。假如我沒有這麼一對眼，生命豈不是個大騙局？還舉個例說吧，有一回我去看戲，旁邊來了個三十多歲的人，很體面，穿得也講究。我的眼一斜，看出來，他可惡。我的心中冒了火。不干我的事，誠然；可是，爲什麼可惡的人單要一張體面的臉呢？這是人生的羞恥與錯處。正在這麼個當兒，查票了。這位先生沒有票，瞪圓了眼向查票員說：「我姓王，沒買過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還是不買！」我沒法管束自己了。我並不是要懲罰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來。我給了他一個頂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樣？他嘴裏嚷着，走了。要不怎說他可惡呢。這不是弱點，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沒人常打他。他的原形是追着叫化子亂咬的母狗。幸而我那時節犯了病，不然，他在我眼中也是個體面的雄狗了。」

「那麼你很願意犯病！」我故意的問。

他似乎沒聽見，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說我以這個爲一種

享受；不過，不犯病的時候更難堪——明知人們可惡而看不出，明知是夢而醒不了。病來了，無論怎樣吧，我不至於無聊。你看，說打就打，多少有點意思。最有趣的的是打完了人，人們還不敢當面說我什麼，只是背後低聲的說，這是個瘋子。我沒遇上一個可惡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虛偽的軟蛋。有一回我指着個軍人的臉說他可惡，他急了，把鎗掏出來，我很喜歡。我問他：你幹什麼？哼，他把鎗收回去了，走出老遠纔敢回頭看我一眼；可惡而沒骨頭的東西！」他又楞了一會兒。「當初，我是怕犯病。一犯病就吵架，事情怎會作得長遠？久而久之，我怕不犯病了。不犯病就得找事去作，閒着是難堪的事。可是有事便有人，有人就可惡。一來二去，我立在了十字路口：長期的抵抗呢？還是敷衍一下？不能決定。病犯了不由的便惹是非，可是也有一月兩月不犯的時候。我能專等着犯病，什麼也不幹？不能！剛要幹點什麼，病又來了。生命彷彿是拉鋸玩呢。有一回，半年多沒犯病。好了，我心裏說，再找回人生的舊轍吧；既然不願放火，煙還是由煙筒出去

好。我回了家，老老實實去作孝子賢孫。臉也常刮一刮，表示出誠意的敷衍。既然看不見人中的狗臉，我假裝看見狗中的人臉，對小貓小狗都很和氣，閒着也給小貓梳梳毛，帶着狗去溜個圈。我與世界復和了。人家世界本是熱熱鬧鬧的混，咱幹嗎非硬拐硬碰不可呢。這時候，我的文章作多了。第一，我想組織家庭，把油鹽柴米的責任加在身上也許會治好了病。況且，我對婦人的印象比較的好。在我的病眼中經過的多數是男人。雖然這也許是機會不平的關係，可是我硬認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作文章嗎？人們大概都很會替生命作文章。我想，自要找到個理想的女子，大概能馬馬虎虎的混幾十年。文章還不盡於此，原先我不是以眼的經驗斷定人人可惡嗎，現在改了。我這麼想了：人人可惡是個推論，我並沒親眼看見人人可惡呀。也許人人可惡，而我不永遠是犯着病，所以看不出，可也許世上確有好人，完全人，就是立在我的病眼前面，我也看不出他可惡來，我並不曉得哪時犯病；看見面前的人變了樣，我纔曉得我是犯了病，焉知沒有我已犯病而看

不出人家可惡的時候呢？假如那是個根本不可惡的人，這麼一作文章，我的希望更大了。我決定不再硬了，結婚，組織家庭，生胖小子；人家都快活的過日子，我幹嗎放着熟葡萄不吃，單檢酸的吃呢？文章作得不錯。』

他休息了一會兒，我沒敢催促他。給他滿上了酒。

『還記得我的表妹？』他突然問；『咱們小時候和她一塊兒玩耍過。』

『小名叫招弟兒？』我想起來，那時候她耳上戴着倆小綠玉艾葉兒。

『就是。她比我小兩歲，還沒出嫁；等着我呢，好像是。想作文章就有材料，你看她等着我呢。我對她說了一切，她願意跟我。我倆定了婚。』他又半天沒言語，連喝了兩三口酒。『有一天，我去找她，在路上我又犯了病。一個七八歲小女孩，拿着個粗碗，正在路中走。來了輛汽車。聽見喇叭響，她本想往前跑，可是跑了一步，她又退回來了。車到了跟前，她蹲了。車幸而猛的收住。在這個工夫，我看見車夫的臉。非常的可惡。在事實上他停住了車；心裏很願意把那個

小女孩軋死，軋，來回的軋，軋碎了。作文章纔無聊呢。我不能再找表妹去了。我的世界是個醜惡的，我不能把她也拉進來。我又跑了出來；給她一封極簡短的信——不必再等我了。有過希望以後，我硬不起來了。我忽然的覺到，焉知我自己不可惡呢，不更可惡呢？這一疑慮，把硬氣都跑了。以前，我見着可惡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麼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雖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信我比別人強。及至一想結婚，與世界共同敷衍，壞了；我原來不比別人強，不過只多着雙病眼罷了。我再沒有勇氣去打人了，只能消極的看誰可惡就躲開他。很希望別人指着臉子說我可惡，可是沒人肯那麼辦。『他又楞了一會兒。』生命真文章比人作的更周到！你看，我是剛從獄裏出來。是這麼回事，我和土匪們一塊混來着。我既是也可惡，跟誰在一塊混可以呢。我們的首領總算可惡得到家，接了贖款還把票兒撕了。綁來票砌在炕洞裏。我沒打他，我把他賣了，前幾天他被槍斃了。在公堂上，我把他的罪惡都抖出來。他呢，一句也沒扳我，反替我

解脫。所以我只住了幾天獄，沒定罪。頂可惡的人原來也有點好心：撕票兒的惡魔不賣朋友！我以前沒想到這個。耶穌爲仇人，爲土匪禱告：他是個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這對一樣，可是他能始終是硬的，因爲他始終是軟的。普通人只能軟，不能硬，所以世界沒有骨氣。我只能硬，不能軟，現在沒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個好玩藝。」

他把酒喝淨，立起來。

「飯就好，」我也立起來。

「不吃！」他很堅決。

「你走不了，仁祿！」我有點急了。「這兒就是你的家！」

「我改天再來，一定來！」他過去拿那幾本書。

「一定得走？連飯也不吃？」我緊跟着問。

「一定得走！我的世界沒有友誼。我既不認識自己，又好管教別人。我不能

享受有秩序的一個家庭，像你這個樣。只有瞎走亂撞還舒服一些。」

我知道，無須再留他了。楞了一會兒，我掏出點錢來。

「我不要！」他笑了笑：「餓不死。餓死也不壞。」

「送你件衣裳橫是行了吧？」我真沒法兒了。

他楞了會兒。「好吧，誰叫咱們是幼時同學呢。你準是以爲我很奇怪，其實我已經不硬了。對別人不硬了。對自己是沒法不硬的，你看那個最可惡的土匪也還有點骨氣。好吧，給我件你自己身上穿着的吧。那件毛衣便好。有你身上的一些熱氣便不完全像禮物了。我太好作文章！」

我把毛衣脫給他。他穿在棉袍外邊，沒顧得扣上鈕子。

空中飛着些雪片，天已遮滿了黑雲。我送他出去，誰也沒說什麼，一個陰慘的世界，好像只有我們倆的脚步聲兒。到了門口，他連頭也沒回，探着點身在雪花中走去。

鄰居們

明太太的心眼很多。她給明先生已生了兒養了女，她也燙着頭髮，雖然已經快四十歲；可是她究竟得一天到晚懸着心。她知道自己有個大缺點，不認識字。爲補救這個缺欠，她得使碎了心；對於兒女，對於丈夫，她無微不至的看護着。對於兒女，她放縱着，不敢責罰管教他們。她知道自己的地位還不如兒女高，在她的丈夫眼前，他不敢對他們發威。她是他們的媽媽，只因爲他們有那個爸爸。她不能不多留個心眼，她的丈夫是一切，她不能打罵丈夫的兒女，她曉得丈夫要是惱了，滿可以用最難堪的手段待她；明先生可以隨便再娶一個，她一點辦法也沒有。

她愛疑心，對於凡是有字的東西，她都不放心。字裏藏着一些她猜不透的祕

密。因此，她恨那些識字的太太們，小姐們。可是，回過頭來一想，她的丈夫，她的兒女，並不比那些讀書識字的太太們更壞，他又不能不承認自己的聰明，自己的造化，與自己的身分。她不許別人說她的兒女不好，或愛淘氣。兒女不好便是間接的說媽媽不好，她不能受這個。她一切聽從丈夫，其次就是聽從兒女；此外；她比一切都高明。對鄰居，對僕人，她時時刻刻想表示她的尊嚴。孩子們和別家的兒女打架，她是可以破出命的加入戰爭；叫別人知道她的厲害，她是明太太，她的霸道是反射出丈夫的威嚴，像月亮那樣的使人想起太陽的光榮。

她恨僕人們，因為他們看不起她。他們並非不口口聲聲的叫她明太太，而且他們有時候露出那麼點神氣來，使她覺得他們心裏是說：「脫了你那件袍子，咱們都是一樣；也許你更胡塗。」越是在明太太詳密的計劃好了事情的時候，他們越愛露這種神氣。這使她恨不能吃了他們，她常辭退僕人，她只能這麼吐一口惡氣。

明先生對太太是專制的，可是對她放縱兒女，和鄰居吵鬧，辭退僕人這些事，他給她一些自由。他以為在這些方面，太太是為明家露臉。他是個勤懇而自傲的人。在心裏，他真看不起太太，可是不許別人輕看她；她無論怎樣，到底是他的人。他不能再娶，因為他是在個篤信宗教而很發財的外國人手下作事；離婚或再娶都足以打破他的飯盤。既得將就着這位夫人，他就不許有人輕看她。他可以打她，別人可不許斜看她一眼。他既不能真愛她，所以不能不溺愛他的兒女。他的什麼都得高過別人，自己的兒女就更無須乎說了。

明先生的頭抬得很高。他對得起夫人，疼愛兒女，有賺錢的職業，沒一點嗜好。他看自己好像看一位聖人那樣可欽仰。他求不着別人，所以用不着客氣。白天他去工作，晚上回家和兒女們玩耍；他永遠不看書，因為書籍不能供給他什麼，他已經知道了一切。看見隣居要向他點頭，他轉過臉去。他沒有國家，沒有社會。可是他有個理想，就是他怎樣多積蓄一些錢，使自己安穩獨立像座小山似

的。

可是，他究竟還有點不滿意。他囑告自己應當滿意，但是生命裏好像有些不受自己支配管轄的東西。這點東西不能被別的物件代替了。他清清楚楚的看見自己身裏有個黑點，像水晶裏包着的一個小物件。除了這個黑點，他自信，並且自傲，他是遍體透明，無可指摘的。可是他沒法去掉牠，牠長在他的心裏。

他知道太太曉得這個黑點。明太太所以愛多心，也正因為這個黑點。她設盡方法，想把牠除掉，可是她知道牠越長越大。她會從丈夫的笑容與眼神裏看出這黑點的大小，她可不敢動手去摸，那是太陽的黑點，不定多麼熱呢。那些熱力終久會叫別人承受，她怕，她得想方法。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鄰居的葡萄。界牆很矮，孩子們不斷的過去偷花草。鄰居是對姓楊的小夫婦，向來也沒說過什麼，雖然他們很愛花草。明先生和明太太都不獎勵孩子去偷東西，可是既然偷了來，也不便再說他們不對。況且花草又不同

別的東西，摘下幾朵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在他們夫婦想，假如孩子們偷幾朵花，而鄰居找上門來不答應，那簡直是不知道好歹。楊氏夫婦沒有找來，明太太更進一步的想，這必是楊家怕姓明的，所以不敢找來。明先生是早就知道楊家怕他。並非楊家小兩口怎樣明白的表示了懼意，而是明先生以爲人人應當怕他，他是永遠抬着頭走路的人。還有呢，楊家夫婦都是教書的，明先生看不起這路人。他總以爲教書的人是窮酸，沒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惡楊先生的是楊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書的，可是女教書的——設若長得夠樣兒——多少得另眼看待一點。楊窮酸居然有這夠樣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幾倍，他不能不恨。反過來一想，挺俊俏的女人而嫁個教書的，或者是缺個心眼，所以他本不打算恨楊太太，可是不能不恨。明太太也看出這麼一點來——丈夫的眼睛時常往矮牆那邊溜。因此，孩子們偷楊家老婆的花與葡萄是對的，是對楊老婆的一種懲罰。她早算計好了，自己要那個老婆敢出一聲，她預備着厲害的呢。

楊先生是最新式的中國人，處處要用禮貌表示自己所受過的教育。對於明家孩子偷花草，他始終不願說什麼，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婦要是受過教育的，自然會自動的過來道歉。強迫人家來道歉未免太使人難堪。可是明家始終沒自動的過來道歉。楊先生還不敢動氣，明家可以無禮，楊先生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尊嚴的。及至孩子們偷去葡萄，楊先生却有點受不住了，倒不為那點東西，而是可惜自己花費的那些工夫；種了三年，這是第一次結果；只結了三四小團兒，都被孩子們摘了走。楊太太決定找明太太去報告。可是楊先生，雖然很願意太太去，却攔住了她。他的講禮貌與教師的身份勝過了怒氣。楊太太不以為然，這是該當去的，而且是抱着客客氣氣的態度去，並且不想吵嘴打架。楊先生怕太太想他太軟弱了，不便於堅決的攔阻。於是明太太與楊太太見了面。

楊太太很客氣：「明太太吧？我姓楊。」

明太太準知道是幹什麼來的，而且從心裏頭厭惡她：「啊，我早知道。」

楊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紅了臉，而想不出再說什麼。可是她必須說點什麼。

「沒什麼，小孩們，沒多大關係，拿了點葡萄。」

「是嗎？」明太太的音調是音樂的：「小孩們都愛葡萄，好玩。我並不許他們吃，拿着玩。」

「我們的葡萄，」楊太太的臉漸漸白起來，「不容易，三年纔結果！」

「我說的也是你們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許他們拿着玩。你們的葡萄洩氣，纔結那麼一點！」

「小孩呀，」楊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論，「都淘氣。不過，楊先生和我都愛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愛花草。」

「假如你們的花草被別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誰敢呢？」

「你們的孩子偷了別人家的呢？」

「偷了你們的，是不是？你們頂好搬家呀，別在這兒住哇。我們的孩子就是愛拿葡萄玩。」

楊太太沒法再說什麼了，嘴唇哆嗦着回了家。見了丈夫，她幾乎要哭。

楊先生勸了她半天。雖然他覺得明太太不對，可是他不想有什麼動作，他覺得明太太野蠻；跟個野蠻人打吵子是失身分的。但是楊太太不答應，他必得給她去報仇。他想了半天，想起來明先生是不能也這樣野蠻的，跟明先生交涉好了。可是還不便于當面交涉，寫封信吧，客客氣氣的寫封信，並不提明太太與妻子那一場，也不提明家孩子的淘氣，只求明先生囑咐孩子們不要再來糟蹋花草。這像個受過教育的人，他覺得。他也想到什麼，近鄰之誼……無任感激……至為欣幸……等等好聽的詞句。還想像到明先生見了信，受了感動，親自來道歉……他很滿意的寫成了一封並不十分短的信，叫老媽子送過去。

明太太把鄰居窩回去，非常的得意。她久想窩個像楊太太那樣的女人，而楊太太給了她這機會。她想像着楊太太回家去應當怎樣對丈夫講說，而後楊氏夫婦怎樣一齊的醒悟過來他們的錯誤——即使孩子偷葡萄是不對的，可是也得看誰家的孩子呀。明家孩子偷葡萄是不應當抱怨的。這樣，楊家夫婦便完全怕了明家；明太太不能不高興。

楊家的女僕送來了信。明太太的心眼是多的。不用說，這是楊老婆寫給明先生的，把她「刷」了下來。她恨楊老婆，恨字，更恨會寫字的楊老婆。她決定不收那封信。

楊家的女僕把信拿了走，明太太還不放心，萬一等先生回來而他們再把這信送回來呢！雖然她明知道丈夫是愛孩子的，可是那封信是楊老婆寫來的；丈夫也許看在楊老婆的面上而跟自己鬧一場，甚至於挨頓揍也是可能的。丈夫設若揍她一頓給楊老婆聽，那可不好消化！爲別的事挨揍還可以，爲楊老婆……她得預備

好了，等丈夫回來，先墊下底兒——說楊家爲點酸葡萄而來鬧了一大陣，還說要給他寫信要求道歉。丈夫聽了這個，必定也可以不收楊老婆的信，而勝利完全是她自己的。

她等着明先生，編好了所要說的話語，設法把丈夫常愛用的字眼都加進去。明先生回來了。明太太的話很有力量的打動了他愛子女的熱情。他是可以原諒楊太太的，假若她沒說孩子們不好。他既然是看不起他的孩子，便沒有可原諒的了，而且勾上他的厭惡來——她嫁給那麼個窮教書的，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趕到明太太報告楊家要來信要求道歉，他更從心裏覺得討厭了：他討厭這種沒事兒就動筆的窮酸們。在洋人手下做事，他曉得簽字用打字機打的契約們是有用的：他想不到窮教書的人們寫信有什麼用。是的，楊家再把信送來，他決定不收。他心中那個黑點使他希望看看楊太太的字跡；字是討厭的，可是看誰寫的。明太太早防備到這裏，她說那封信是楊先生寫的。明先生沒那麼大工夫去看楊先生的臭信

。他相信中國頂大的官兒的信，也不如洋人簽個字有用。

明太太派孩子門口去等着，楊家送信來不收。她自己也沒閒着，時時向楊家那邊望一望。她得意自己的成功，沒話找話，甚至於向丈夫建議，把楊家住的房買過來。明先生雖然知道手中沒有買房的富餘，可是答應着，因為這個建議聽着有勁，過癮，無論那所房是楊家的，還是楊家租住的，明家要買，他就得出賣，沒有問題。明先生愛聽孩子們說「趕明兒咱們買那個。」「買」是最大勝利。他想買房，買地，買汽車，買金物件……每一想到買，他便覺到自己的偉大。

楊先生不主張再把那封信送回去，雖然他以為明家不收他的信是故意污辱他。他甚至於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兒架，可是只能這麼想想，他的身分不允許他動野蠻的。他只能告訴太太，明家都是混蛋，不便和混蛋們開仗；這給他一些安慰。楊太太雖然不出氣，可也想不到好方法；她開始覺得作個文明人是吃虧的事，而對丈夫發了許多悲觀的議論，這些議論使她消了不少的氣。

夫婦們正這樣碎叨嘮着出氣，老媽子拿進一封信來。楊先生接過一看，門牌寫對了，可是給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這封信，可是馬上覺得那不是好人應幹的事。他告訴老媽子把信送到楊家去。

明太太早在那兒埋伏着呢。看見老媽子往這邊來了，唯恐孩子們還不可靠，她自己出了馬。「拿回去吧，我們不看這個！」

「給明先生的！」老媽子說。

「是呀，我們先生沒那麼大工夫看你們的信！」明太太非常的堅決。

「是送錯了的，不是我們的！」老媽子把信遞過去。

「送錯了的？」明太太翻了翻眼，馬上有了主意：「叫你們先生給收着吧。當是我看不出來呢，不用打算詐我！」拍的一聲，門關上了。

老媽子把信拿回來，楊先生倒爲了難：他不願親自再送一趟，也不肯打開看看；同時，他覺得明先生也是個混蛋——他知道明先生已經回來了，而是與明太

太站在一條戰線上。怎麼處置這封信呢？私藏別人的信件是不光明的。想來想去，他決定給外加一個信封，改上門牌號數，第二天早上扔在郵筒裏；他還得賠上二分郵票，他倒笑了。

第二天早晨，夫婦忙着去上學，忘了那封信。已經到了學校，楊先生纔想起來，可是不能再回家去取。好在呢，他想，那只是一封平信，大概沒有什麼重要的事，遲發一天也沒多大關係。

下學回來，懶得出去，把那封信放在書籍一塊，預備第二天早上必能發出去。這樣安排好，剛要吃飯，他聽見明家鬧起來了。明先生是高傲的人，不願意高聲的打太太，可是被打的明太太並不怎樣講體面，她一勁兒哭喊，孩子們也敢閒着，楊先生聽着，聽不出怎回事來，可是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許那是封重要的信。因為沒得到這封信，而明先生錯了事，所以回家打太太。這麼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開信看看，又沒那個勇氣。不看，又怪驚悶得慌，他連晚飯也沒

吃好。

飯後，楊家的老媽子遇見了明家的老媽子。主人們結仇並不礙於僕人們交往。明家的老媽子走漏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爲一封信，要緊的信。楊家的老媽子回家來報告，楊先生連覺也睡不安了。所謂一封信者，他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一封信了。可是，既是要緊的信，爲什麼不掛號，而且馬馬虎虎寫錯了門牌呢？他想了半天，只能想到商人們對於文字的事是粗心的。這大概可以說明他爲什麼寫錯了門牌。又搭上明先生平日沒有什麼來往的信，所以郵差按着門牌送，而沒注意姓名，甚至或者不記得有個明家。這樣一想，使他覺得出自己的優越，明先生只是個會抓幾個錢的混蛋。明先生既是混蛋，楊先生很可以打開那封信看看了。私看別人的信是有罪的，可是明先生還會懂得這個？不過，萬一明先生來索要呢？不妥。他把那封信拿起好幾次，到底不敢拆開。同時，他也不想再寄給明先生了。既是要緊的信，在自己手中拿着是有用的。這不光明正大，但是誰叫

明先生是混蛋呢，誰教他故意和楊家搗亂呢？混蛋應受懲罰。他想起那些葡萄來。他想着想着可就又變了主意，他第二天早晨還是把那封送錯的信發出去。而且把自己寄的那封勸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也發了。到底叫明混蛋看看讀書的人是怎樣的客氣與和藹；她不希望明先生悔過，只教他明白過來教書的人是君子就夠了。

明先生命令着太太去索要那封信。他已經知道了信的內容，因為已經見着了寫信的人。事情已經有了預備，可是那封信不應當存在楊小子手裏。事情是這樣：他和一個朋友借着外國人的光兒私運了一些貨物，被那個篤信宗教而很發財的洋人曉得了；那封信是朋友的警告，叫他設法別招翻了洋人。明先生不怕楊家發表了那封信，他心中沒有中國政府，也沒看起中國的法律：私運貨物即使被中國人知道了也沒多大關係。他怕楊家把那封信寄給洋人，證明他私運貨物。他想楊先生必是這種鬼鬼崇崇的人，必定偷看了他的信，而去弄壞他的事。他不能自己

去討要，假若和楊小子見着面，那必定得打起來，他從心裏討厭楊先生這種人。他老覺得姓楊的該挨頓打。他派太太去要，因為太太不收那封信纔惹起這一套，他得懲罰她。

明太太不肯去，這太難堪了。她楞願意再挨丈夫一頓打也不肯到楊家去丟臉。她耗着，把丈夫耗走，又偷偷的看看楊家夫婦也上了學，她纔打發老媽子向楊家的老媽子去說。

楊先生很得意的把兩封信一齊發了。他想像着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氣的信必定悔悟過來，而佩服楊先生的人格與手筆。

明先生被洋人傳了去，受了一頓審問。幸而他已經見着寫錯了門牌的那位朋友，心中有個底兒，沒被洋人問禿露了。可是他還不放心那封信。最難堪的是那封信偏偏落在楊窮酸手裏！他得想法子懲治姓楊的。

回到了家，明先生第一句話是問太太把那封信要回來沒有。明太太的心眼是

多的，告訴丈夫楊家不給那封信，這樣她把錯兒都從自己的肩膀上推下去，明先生的氣不打一處而來，就憑個窮酸教書的敢跟明先生鬪氣。哼！他發了命令，叫孩子們跳過牆去，先把楊家的花草都踩壞，然後再說別的。孩子們高了興，把能踩壞的花草一點也沒留下。

孩子們遠征回來，郵差送到下午四點多鐘那撥兒信。明先生看完了兩封信，心中說不出是難受還是痛快。那封寫錯了門牌的信使他痛快，因為他看明白了，楊先生確是沒有拆開看；楊先生那封信使他難過，使他更討厭那個窮酸，他覺得只有窮酸纔能那樣客氣，客氣得討厭。衝這份討厭也該把他的花草踏平了。

楊先生在路上，心中滿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了原主，而且客氣的勸告了隣居，這必能感動了明先生。

一進家門，他愕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瘋了，一院子滿是破爛兒。他知道這是誰作的。可是怎辦呢？他要想冷靜的找主意，受過教育的人是不能憑

着衝動作事的。但是他不能冷靜，他的那點野蠻的血沸騰起來，他不能思索了。扯下了衣服，他檢起兩三塊半大的磚頭，隔着牆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嘩啦嘩啦的聲音使他感到已經是惹下禍，可是心中痛快，他繼續着扔；聽着玻璃的碎裂。他心裏痛快，他什麼也不計較了，只覺得這麼作痛快，舒服，光榮。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變成野蠻人，覺出自己的力量與膽氣，像赤裸裸的洗澡時那樣舒服，無拘無束的領略着一點新的生活味道。他覺得年輕，熱烈，自由，勇敢。

把玻璃打的差不多了，他進屋去休息。他等着明先生來找他打架，他不怕，他狂吸着煙捲，彷彿打完一個勝仗的兵士似的。等了許久，明先生那邊一點動靜沒有。

明先生不想過來，因為他覺得楊先生不那麼討厭了。看着破碎玻璃，他雖不高興，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開始想到有囑告孩子們不要再去偷花的必要，以前他無論怎樣也想不到這裏；那些碎玻璃使他想到了這個。想到了這個，他也想起

楊太太來。想到她，他不能不恨楊先生；可是恨與討厭，他現在覺出來，是不十分相同。「恨」有那麼一點佩服的氣味在裏頭。

第二天是星期日，楊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裏修補窗戶。世界上彷彿很平安，人類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

新時代的舊劇悲

「老爺子！」陳廉伯跪在織錦的墊子上，聲音有點顫，想擡起頭來看看父親，可是不能辦到；低着頭，手扶在墊角上，半閉着眼，說下去：「兒子又孝敬您一個小買賣！」說完這句話，他心中平靜一些，可是再也想不出別的話來，一種渺茫的平靜，像秋夜聽着點遠遠的風聲那樣無可如何的把興奮、平靜、感慨與情緒的激動，全融化在一處，不知怎樣纔好。他的兩臂似乎有點發麻，不能再呆呆的跪在那裏；他只好磕下頭去。磕三個，也許是四個頭，他心中舒服了好多，好像又找回來全身的力量，他敢擡頭看看父親了。

在他的眼裏，父親是位神仙，與他有直接關係的一位神仙；在他拜孔聖人，

關夫子，和其的神明的時節，他感到一種嚴肅與敬畏，或是一種敷衍了事的情態。唯有給父親磕頭的時節他纔覺到敬畏與熱情聯合到一處，絕對不能敷衍了事。他似乎覺出父親的血是在他身上，使他單純得像初生下來的小娃娃，同時他又感到自己的能力，能報答父親的恩惠，能使父親給他的血肉更光榮一些，爲陳家的將來開出條更光潔的血路；他是承上起下的關節，他對得起祖先，而必定得到後輩的欽感！

他看了父親一眼，心中更充實了些，右手一拄，輕快的立起來，全身都似乎特別的增加了些力量。陳老先生——陳宏道，——仍然端坐在紅木椅上，微笑着看了兒子一眼，沒有說什麼；父子的眼睛遇到一處已經把心中的一切都傾灑出來，本來不須再說什麼。陳老先生仍然端坐在那裏，一部分是爲回味着兒子的孝心，一部分是爲等着別人進來賀喜——每逢廉伯孝敬給老先生一所房，一塊地，或是——像這次——一個買賣，總是先由廉伯在堂屋裏給父親叩頭，而後全家的人

依次的進來道喜。

陳老先生的臉是紅而開展，長眉長鬚還都很黑，頭髮可是有些白的了。大眼睛，因為上了年紀，眼皮下鬆鬆的搭拉着半圓的肉口袋；口袋上有些灰紅的橫紋，頗有神威，鼻子不高，可是寬，鼻孔向外撐着，身量高。手脚都很大；手扶着膝在那兒端坐，背還很直，好似座小山兒；莊嚴、硬郎、高傲。

廉伯立在父親旁邊，嘴微張着些，呆呆的看着父親那個可畏可愛的旁影。他自己只有老先生的身量，而沒有那點氣度。他是細長，有點水蛇腰，每逢走快了的時候自己都有些發毛咕。他的模樣也像老先生，可是臉色不那麼紅；雖然將近四十歲，臉上還沒有多少鬚子蹟；對父親的長鬚，他只有羨慕而已。立在父親旁邊，他又渺茫的感到常常襲擊他的那點恐懼。他老怕父親有個山高水遠，而自己壓不住他的財產與事業。從氣度上與面貌上看，他似乎覺得陳家到了這輩，好像對了水的酒，已經沒有那麼厚的味道了。在別的方面，他也許比父親還強，可是

他缺乏那點神威與自信。父親是他的主心骨，像個活神仙似的，能暗中保佑他。有父親活着，他似乎纔敢冒險，敢見錢就抓，敢和人們結仇作對，敢下毒手。每當他遇到困難，遲疑不決的時候，他便回家一會兒。父親的紅臉長鬚給他胆量與決斷；他並不必和父親商議什麼，看看父親的紅臉就夠了。現今，他又把剛置買了的產業獻給父親，父親的福氣能壓得住一切；即使產業的來路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也被他的孝心與父親的福分給鎮下去。

頭一個進來賀喜的是廉伯的大孩子，大成，十一歲的男孩，大腦袋，大嗓門，有點傻，因為小時候吃多了涼藥。老先生看見孫子進來，本想立起來去拉他的小手，繼而一想大家還沒都到全，還不便馬上離開紅木椅子。

「大成，」老先生聲音響亮的叫，「你幹什麼來了？」

大成摸下鼻子，往四圍看了一眼：「媽叫我進來，給爺道，道……」傻小子低下頭去看地上的錦墊子。馬上灣下身去摸墊子四圍的絨繩，似乎把別的都忘了

陳老先生微微的一笑，看了廉伯一眼，『癡兒多福！』連連的點頭。廉伯也陪着一笑。

廉仲——老先生的二兒子——輕輕的走進來。他纔二十多歲，個子很大，臉紅而胖，很像陳老先生，可是舉止顯着遲笨，沒有老先生的氣派與身分。

沒等二兒子張口，老先生把臉上的微笑收回去。叫了聲：『廉仲！』廉仲的胖臉上由紅而紫，不知怎樣纔好，眼睛躲着廉伯。

『廉仲！』老先生又叫了聲。『君子憂道不憂貧，你到不用看着你哥哥盡孝，心中不安，不！積善之家自有餘福，你哥哥的順利，與其說是他有本事，還不如此說是咱們陳家過去幾代積成的善果。產業來得不易，可是保字更難，此中消息，』老先生慢慢搖着頭，『大不易言！箠食瓢飲，那乃是聖道，我不能以此期望你們；騰達顯貴，顯親揚名，此乃人道，雖福命自天，不便強求，可是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有爲者亦若是。我不求你和你哥哥一樣的發展，你的才力本來不及他，況且又被你母親把你慣壞；我只求你循規蹈矩的去作人，幫助父兄去守業，假如你不能自己獨創的話。你哥哥今天又孝敬我一點產業，這算不了什麼，我並不因此——這點財產——而喜歡；可是我確是喜歡，喜歡的是他的孝心。』老先生忽然看了孫子一眼：『大成，叫你妹妹去！』

廉仲的胖臉上見了汗，不知怎樣好，乘着父親和大成說話，慢慢的轉到老先生背後，去看牆上掛着的一張山水畫，大成還沒表示是否聽明白祖父的話，媽媽已經携着妹妹進來了。女人在陳老先生心中是沒有一點價值的，廉伯太太大概早已立在門外，等着傳喚。

廉伯太太有三十四五歲，長得還富泰。倒退十年，她一定是個漂亮的小媳婦。現在還不難看，皮膚很細，可是她的白胖把青春埋葬了，只是富泰，而沒有美的誘力了。在安穩之中，她有點不安的神氣，眼睛偷偷的，不住的，往四下望。

胖臉上老帶着點笑容，似乎是給誰道歉，似乎是自慰，正像個將死了婆婆，好脾氣，而沒有多少本事的中年主婦。她一進屋門，陳老先生就立起來，好似傳見的典禮已經到了末尾。

「爺爺大喜！」廉伯太太不很自然的笑着，眼睛不整看公公，可又不曉得去什麼好。

「有什麼可喜！有什麼可喜！」陳老先生並沒發怒，臉上可也不帶一點笑容，好似個說話的機器在那兒說話，一點也不帶感情，公公對兒媳是必須這樣說話的，他彷彿是在表示。「好好的相夫教子，那是婦人的責任；就是別因富而驕惰，你母家是不十分富裕的，哎，哎……」老先生似乎不願把話說到家，免得使兒媳太難堪了。

廉伯太太胖臉上將要紅，可是就又掛上了點無聊的笑意，拉了拉小女兒，意思是叫她找祖父去。祖父的眼角擦到了孫女，可是沒想招呼她。女兒都是陪錢的

貨，老先生不願偏疼孫子，但是不由的不肯多親愛孫女。

老先生在屋裏走了幾步，每一步都用極堅實的脚步力放在地上，作足了昂舉闊步。自己的全身投在穿衣鏡裏，他微停了一會兒，端詳了自己一下。然後轉過身來，向大兒子一笑。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才難，才難；但是知人惜才者尤難！我已六十多了……』老先生對着鏡子搖了半天頭。『懷才不遇，一無所成……』他捻着鬚梢兒，對着鏡子細端詳自己的臉。

老先生沒法不愛自己的臉。他是個文人，而有武相。他有一切文人該有的仁義禮智，與守道衛教的志願，可是還有點文人所不敢期冀的，他自比岳武穆。他是，他自己這麼形容，紅臉長髯高吟『大江東去』的文人。他看不起普通的白面書生。只有他，文武兼全，纔擔得起翼教愛民的責任。他自信學問與體魄都超乎人，他什麼都知道，而且知道的最深最好。可惜，他只是個候補知縣而永遠沒有

補過實缺。因此，他一面以爲自己的懷才不遇是人間的莫大損失；在另一方面，他真喜歡大兒子——文章經濟，自己的文章無疑的是可以傳世的，可是經濟方面只好讓給兒子了。

廉伯現在作偵探長，很能抓弄些個錢。陳老先生不喜歡「偵探長」，可是偵探長有升爲公安局長的希望，公安局長差不多就是原先的九門提督正堂，那麼偵探可以算作……至少是三品的武官吧。自革命以後，官銜往往是不見經傳的，也就只好承認官便是官，雖然有的有失典雅，可也沒法子糾正。況且總是「學優而仕」，名銜縱管不同，道理是萬世不變的。老先生心中的學問老與作官相聯，正如道德永遠和利益分不開。兒子既是官，而且能弄錢，又是個孝子，老先生便沒法子不滿意。只有想到自己的官運不通，他總稍有點忌妬兒子，可是這點牢騷正好是作詩的材料，那麼作一兩首律或絕句也便正好是哀而不傷。

老先生又在屋中走了兩趟，哀意漸次發散淨盡。「廉伯，今天晚上誰來喫飯？」

「不過幾位熟朋友。」廉伯笑着回答。

「我不喜歡人家來道喜！」老先生的眉皺上一些。「我們的興旺是父慈子孝的善果；是善果，他們如何能明白……」

「熟朋友，公安局長，還有王處長……」廉伯不願一一的提名道姓，他知道老人的脾氣有時候是古怪一點。

老先生沒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別都叫陳壽預備，外邊叫幾個菜，再由陳壽預備幾個，顯着既不太難看，有家常便飯的味道。」老先生的眼睛放了光，顯出高興的樣子來，這種待客的計劃，在他看，也是「經濟」的一部分。

「那麼老爺子就想幾個菜吧；你也同我們喝一盅？」

「好吧，我告訴陳壽；我當然出來陪一陪；廉仲，你也早些回來！」

陳宅西屋的房脊上掛着一鈎斜月，陣陣小風把院中的聲音與桂花的香味送走好遠。大門口擺着三輛汽車，陳宅的三條狼狗都面對汽車的大鼻子爬着，連車帶狗全一聲不出，都靜聽着院裏的歡笑。院裏很熱鬧：外院南房裏三個汽車夫，公安局長的武裝警衛和陳廉伯自用的偵探，正推牌九。裏院，晚飯還未吃完。廉伯不是正式的請客，而是隨便約了公安局局長，衛生處處長，市政府祕書主任，和他們的太太們來玩一玩；自然，他們都知道廉伯又置買了產業，可是只暗示出道喜的意思，並沒送禮，也不好意思要求正式請客。菜是陳壽作的，由陳先生外點了幾個，最得意的是個桂花翅子——雖然是個老菜，可是多麼迎時當令呢。陳壽的手藝不錯，客人們都喫得很滿意；雖然陳老先生不住的罵他混蛋。老先生的嘴能夠非常的雅，也能非常的野，那要看對誰講話。

老先生喝了不少的酒，眼皮下的肉袋完全紫了；每乾一盅，他用大手慢慢的攪兩把鬚子，檢閱軍隊似的看客人們一眼。

「老先生海量！」大家不住的誇讚。

「哪裏的話！」老先生心裏十分得意，而設法不露出來，他似乎知道虛假便是涵養的別名。可是他不完全是個瘦弱的文人，他是文武雙全，所以不能不表示一些豪放的氣概；「幾杯還可以對付，哈哈！請，請！」他又灌下一盅。

大家似乎都有點怕他。他們也許有更闊或更出名的父親，可是沒法不佩服陳老先生的氣派與神威。他們看出來，假若他們的地位低卑一些，陳老先生一定會出來陪他們喫酒。他們懂得，也自己常應用，這種虛假的酬應方法，可是他們仍然不能不佩服老先生把這個運用得有聲有色，把儒者、詩人、名士、大將，所該有的套數全和演戲似的表現得生動而大氣。

飯撤下去，陳福來放牌棹。陳老先生不打牌，也反對別人打牌。可是廉伯得應酬，他不便干涉。看着牌棹擺好，他閉了一會兒眼，好似把眼珠放到肉袋裏去休息。而後，打了個長的哈欠。廉伯趕緊笑着問：

「老爺子要是——」

陳老先生睜開眼，落下一對大眼淚，看着大家，腮上微微有點笑意。

「老先生不打兩圈？兩圈？」客人們問。

「老矣，無能爲矣！」老先生笑着搖頭，彷彿有無限的感慨。又坐了一會兒，用大手連抹幾把鬍子，唧唧的啞了兩下嘴，慢慢的立起來：「不陪了。陳福，倒茶！」向大家微一躬身馬上挺直，扯開方步，一座牌坊似的走出去。

男女分了組：男的在東間，女的在西間。廉伯和弟弟一手，先讓弟弟打。

牌打到八圈上，陳福和劉媽分着往東西屋送點心。廉伯讓大家喫，大家都眼看着牌，向前面點頭。廉伯再讓，大家用手去摸點心，眼睛完全用在牌上，衛生處處長忘了衛生，市政府祕書主任差點把個籌碼放在嘴裏，廉伯不吃，眼睛釘着面前那個沒用而不敢打出去的白板，恨不能用眼力把白板刻成個么筒或四萬。

廉仲無論如何不肯放手那張白板。公安局長手裏有這麼一對兒寶貝。廉伯讓點心的時節，就手兒看了大家的牌，有心給弟弟個暗號，放鬆那個值錢的東西，

因爲公安局長已經輸了不少。叫弟弟少贏幾塊，而討局長個喜歡，不見得不上算。可是，萬一局長得了一張牌而幸起去呢？賭就是賭沒有謙讓。他沒通知弟弟。設若光是一張牌的事，他也許不這麼狠。打給局長，討局長的喜歡，局長，局長，他不肯服這個軟兒。在這裏，他自信得了點父親的教訓：應酬是手段，一往直前是陳家的精神；他自己將來不止於作公安局長，可是現在他可以，也應當，作公安局長。他不能退讓，沒看起那手中有一對白板的局長，弟弟手裏那張牌是不能送禮的。

又摸了兩手，局長把白板摸了上來，和了牌。廉仲把牌推散，對哥哥一笑。廉伯的眼把弟弟的笑整個的瞪了回去。

局長自從掏了白板，轉了風頭，馬上有了閒話：「處長，給你張衛生牌喫喫！」頂了處長一張九萬。可是，八圈完了，大家都立起來。

「接着來！」廉伯請大家坐下：「早得很呢！」

衛生處處長想去睡覺，以重衛生，可是也想報復，局長那幾張衛生牌頂得他出不來氣。什麼早睡晚睡，難道衛生處處長就不是人，就不許用些感情？他自己說服了自己。

祕書一勁兒謙虛，純粹爲謙虛而謙虛，不願挑頭兒繼續作戰，也不便主張散局，而只說自己打得不好。

只等局長的命令。「好吧，再來；不伯還沒打呢！」

大家都遲遲的坐下，心裏頗急切。廉仲不敢坐實在了，眼睛溜着哥哥，心中直跳。一邊溜着哥哥，一邊鼓逗骰子，他希望廉伯還讓給他——哪怕是再讓一圈呢。廉伯決定下場，廉仲像被強迫起來的駱駝，極慢慢的把自己收拾起來。連一句「五家來，作夢，」都沒人說一聲！他的臉燒起來，別人也沒注意。他恨這羣人，特別恨他的哥哥。可是他捨不得走開。打不着牌，看看也多少過點癮。他坐在廉伯旁邊。看了兩把，他的茄子色慢慢的降下去，只留下兩小帖紅而圓的膏藥

在顴骨上，很傻而有點美。

從第九圈上起，大家的語聲和牌聲比以前加高了一倍。禮貌、文化、身分、教育，都似乎不再與他們相干，或者向來就沒和他們發生過關係。越到夜靜人稀，他們越粗暴，把細心全放在牌張的調動上。他們用最粗暴的語氣索要一個最小的籌碼。他們的臉上失去那層溫和的笑意，眼中射出些賊光，溜着別人的手而掩飾自己的心情變化。他們的唇被香煙燒焦，鼻上結着冷汗珠，身上放射着濕潮的臭氣。

西間裏，太太們的聲音並不比東間裏的小，而且非常尖銳。可是她們打得慢一點，東間的第九圈開始，她們的八圈還沒有完。毛病是在廉伯太太。顯然的，局長太太們不大喜歡和她打，她自己也似乎不十分熱心的來。可是沒有她便成不上局，大家無法，她也無法。她打的慢，算和慢，每打一張她還得那麼抱歉的、無聊的、無可奈何的笑一笑、大家只看她的張子，不看她的笑；她發的張子老是

很臭：喫上的不感激她，喫不上的責難她。她不敢發脾氣，也不大會發脾氣，她只覺得很難受，且而心中嘀嘀咕咕，惟恐丈夫過來檢查她——她打的不好便是給他丟人。那三家兒是牌油子。廉伯太太對於她們的牌法如何倒不大關心，她羨慕她們因會打牌而能博得丈夫們的歡心。局長太太是二太太，可是打起牌來就有了身分，而公然的輕看廉伯太太。

八圈完了，廉伯太太緩了一口氣，可是不敢明說她不願繼續受罪。劉媽進來伺候茶水，她忽然想起來，胖胖的一笑：『劉媽，二爺呢？』

局長太太們知道廉仲厲害，可是不反對他代替嫂子；要玩就玩個痛快，在賭牌的時節她們有點富於男性。贏仲一坐下，彷彿帶來一股春風，大家都高興了許多。大家都長了精神，可也都更難看了，沒人再管臉上花到什麼程度；最美的局長二太太的臉上也黃一塊白一塊的，有點像連陰天時的壁紙。屋中潮濕濕的有些臭味。

廉伯太太心中舒服了許多，但還不能馬上躲開。她知道她的責任是什麼，一

種極難堪，極不自然，而且不被欽佩與感激的責任。她坐在衛生處長太太旁邊，手放在膝上，向桌子角兒微笑。她覺得她什麼也不是，只是廉伯太太，這四個字把她網在那裏。

廉仲可是非常的得意。「賭」是他的天才所在，提到打牌，推牌九，下棋，抽籤子，他都不但精通，而且手裏有花活。別的，他無論怎樣學也學不會；賭，一看就明白。這個，使他在家裏永遠得不着好氣，可是在外邊很有人看得起他，看他是把手兒。他恨陳老先生和廉伯，特別是在陳老先生說「都是你母親慣壞了你」的時候。他愛母親，設若母親現在還活着，他絕不會受他們這麼大的欺侮，他老這樣想。母親是死了，他只能跟嫂子親近，老嫂比母；他對嫂子十分的敬愛。因此，陳老先生更不待高他，陳家的男子都是輕看婦女的，只有廉仲是個例外，沒出息。

他每打一張俏皮的牌，必看嫂子一眼，好似小兒耍俏而要求大人誇獎那樣。

有時候他還請嫂子過來看看他的牌，雖然他明知道嫂子是不很懂得牌經的。這樣作，他心中舒服，嫂子的笑容明白的表示她尊重二爺的技巧與本領，他在嫂子眼中是「二爺」，不是陳家的「喫累」。

三

快天亮了。涼風兒在還看不出一個顏色的雲下輕快的吹着，吹散了院中的桂香，帶來遠處的犬聲。風兒雖然清涼，空中可有潮濕，草葉上掛滿還沒有放光的珠子。牆根下處處蟲聲，急促而悲哀。陳家的牌局已完，大家都用噴過香水的熱毛巾擦臉上的油膩，跟着又點上香煙，燙那已經麻木了的舌尖，好似爲趕一趕內部的酸悶。大家還捨不得離開牌桌。可是嘴中已不再談玩牌的經過，而信口的談着閒事，談得而且很客氣，彷彿把禮貌與文化又恢復了許多；廉伯太太的身分在天亮時節突然提高，大家都想起她的小孩，而慇懃的探問。陳福和劉媽都紅着眼

睛往屋裏端雞湯掛麵，大家客氣了一番，然後閉着眼往口中吞吸，嘴在運動，頭可是發沈，大家停止了說話。第二把熱毛巾遞上來，大家纔把臉上的筋肉活動開，咬着牙往回堵送哈欠。

「局長累了吧？」廉伯用極大的力量甩開心中的迷忽。

「哪！哪累！」局長用熱手巾搗着脖梗。

「陳太太，真該歇歇了，我們太不客氣了！」衛生處長的手心有點發熱，渺茫的計劃着應回家喫點什麼藥。

廉伯太太沒說出什麼來，笑了笑。

局長立起來，大家開始活動，都預備着說「謝謝」。局長說了；緊跟着一串珠似的「謝謝」。陳福趕緊往外跑，門外的汽車喇叭響成一陣，三條狼狗打着歡兒咬，全街的野狗家狗一致響應。大家仍然很客氣，過一道門讓一次，話很多而且聲音洪亮。主人一定叫陳福去找毛衣，一定說天氣很涼；客人們一定說不涼，

可是都微微有點發抖。毛衣始終沒拿來，汽車的門唧唧關好，又是一陣喇叭，大家手中的紅香煙頭兒上下擺動，「謝謝」！「慢待」；唧唧的響成一片。陳福扯開嗓子喊狗。大門雷似的關好，上了門。院中扯着幾個長面無力的哈欠，一陣桂花香，天上剩了不幾個星星。

草葉上的水珠剛剛發白，陳老先生起來了。早睡早起，勤儉興家，他是遵行古道的。四外很安靜，只有他自己的聲音傳達到遠處，他擦門、咳嗽、罵狗、念詩……四外越安靜，他越愛聽自己的聲音，他是警世的晨鐘。

陳老先生的詩念得差不多，大成——因為晚飯喫得不甚合適——起來了，起來就嚷肚子餓。老先生最關心孩子，高聲喊陳壽，想法兒先治大成的餓。陳壽已經一夜沒睡，但是聽見老主人喊他，他不敢再多遲延一秒鐘，熬了一夜，可是得了「頭兒錢」呢；他曉得這句是在老主人的嘴邊上等着他，他不必找不自在。他暈頭打腦的給主人預備喫食，而且假裝不暈，走得很慢，也很迷忽。

聽着孫子不再叫喚了，老先生纔又繼續讀詩。天下最好聽的莫過於孩子哭笑與讀書聲，陳家是有這兩樣，老先生不由的心中高興。

陳壽饌完小主人，還不敢去睡，在老主人的屋外脚步出聲的來回走；他怕一躺下便不容易睜開眼。聽着老主人的詩聲落下一個調門來，他把香片茶、點心端進去。出來，就手兒趕了狗，然後輕輕跑到自己屋中，閉緊了眼。

陳老先生喫過點心，到院中看花草。他並不愛花，可是每遇到牠們，他不能不看，而且在自己家中是早晚必找着牠們去看一會兒，因為詩中常常描寫花草霜露，他可以不愛花，而不能表示自己不懂得詩。秋天的朝陽把多露的葉子照得帶着金珠，他覺應當作詩，洩一洩心中的牢騷，可是他心中，在事實上，是很舒服、快活，而且一心記着那個新買過來的鋪子。詩無從作起。牢騷不能去掉，不管有詩沒有。沒有牢騷根本算不了個先生、詩人、名士。是的，他覺得他的六十多歲是虛度，滿腹文章，未曾施展過一點。「不才明主棄！」想不起來全句。老

柱，香山，東坡……都作過官；饒作過官，還那麼牢騷抑鬱，況且陳老先生，慚愧、空虛。他想起那個買賣。兒子孝敬給他的產業，實在的，須用心經營的，經營之……他決定到舖子去看看。他看不起作買賣，可是不能不替兒子照管一下，再說呢，「道」在什麼地方也存在着。子貢也是賢人！書須活念，不能當書癡。他開始換衣服。剛換好了鞋，廉伯自用的偵探兼陳家的門房馮有才進來請示：

「老先生，」馮有才——四十多歲，嘴像鮎魚的似的——低聲的說：「那個，他們送來，那什麼，兩個封兒。」

「爲什麼來告訴我？」老先生的眼睛瞪得很大。

「不是那個，大先生還睡覺哪嗎，」鮎魚嘴試着步兒笑：「我不好，不敢去驚動他，所以——」

陳老先生不好意思去思索，又得出個妥當的主意：「他們天亮纔散，我曉得！」緩了口氣。「你先收下好啦，回頭交給大爺：我不管，我不管！」走過去，

把那本詩拿在手中，沒看馮有才。

馮有才像從魚網的孔中漏了出去，腳不擦地的走了。老先生又把那本詩放下，看了一眼：『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君子——意——如——何——』老先生心中茫然，慚愧，沒補上過知縣，連個封兒都不敢接：馮有才，混蛋，必定笑我呢！送封兒是自古有之，可是應當什麼時候送呢？是不是應當直接的說來送封兒，如郵差那樣喊『送信？』說不清，慚愧！文章經濟，自己倒底缺乏經驗——空虛——『意如何！』對着鏡子看了看：『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細看看鏡中的老眼沒有淚珠，沒有；古人的性情，有不可及者！

老先生換好衣服，正想到舖子去看看，馮有才進來了：『老先生，我剛纔忘記回了：錢會長派人來送口信，請你今天過去談談。』

『什麼時候？』

『越早越好。』

老先生的大眼睛閉了閉，馮有才退出去。老先生翻眼回味着剛纔那一閉眼的神威，開始覺到生命並不空虛，一閉眼也有作用：假如自己是個「重臣」，這一閉眼應當有多麼大的價值？可惜只用在馮有才那混蛋的身上：白廢！到底生命還是不充實，儒者三月無君……

他決定先去訪錢會長。沒坐車爲是活動活動腿腳。微風吹斜了長鬚，觸着一些陽光，鬚梢閃起金花，他端起架子，漸漸的忘記是自己的身體在街上走，而是一個極大極素美的鏡框子，被一股什麼精神與道氣催動着，在街上爲衆人示範——鏡框子當中是個活聖賢。走着走着，他覺得有點不是味兒：知道那兩封兒裏是支票呢，還是現款呢？交給馮有才那個混蛋收着……不能，也許不能……可是，錢若是不少，誰保得住他不攜款潛逃！世道人心！他想回去，可是不好意思，身份，禮教，都不准他回去。然而這絕不是多慮，應當回去！自己越有修養，別人當然越不可靠，不是過慮。回去不呢？沒辦法！

四

花廳裏坐着兩位，錢會長和武將軍。錢會長從前作過教育次長和鹽運使，現在卻願意人家稱呼他會長，國學會的會長。武將軍是個退職的武人，自從退隱以後，一點也不像個武人，肥頭大耳的倒像個富商，近來很喜歡讀書。

陳老先生和他們並非舊交，還是兒子自從升了偵探長以後纔與他們來往。他對錢子美錢會長有相當的敬意，一來因為會長的身分，二來因為會長對於經學確是有研究，三來因為會長沉默寡言而又善於理財——文章經濟。對武將軍，陳老先生很大度的當個朋友待，完全因為將軍什麼也不知道而好向老先生請教。

三人打過招呼，錢會長一勁兒咕嚕着水烟，兩隻小眼專看着水烟袋，一聲不出。武將軍倒想說話，而不知說什麼好，在文人面前他有點不自然。陳老先生也不便開口，以保持自己的尊嚴。

坐了有十分鐘，錢會長的脚前一堆一堆的煙灰已經像個義塚的小模型，用右手無名指的長指甲輕輕刮了刮頭。小眼睛從心裏透出點笑意，像埋在深處的種子頂出個小小的春芽。用左手小指的指甲剔動右手的無名指，小眼睛看着兩片指甲的接觸，笑了笑：『陳老先生，武將軍要讀「春秋」；怎樣？我以為先讀「尚書」，更根本一些；自然「春秋」也好，也好！』

『一以貫之，十三經本是個圓圈，』陳老先生手扶在膝上，看着自己的心，聽着自己的聲音：『從哪裏始，於何處止，全無不可！子美翁？』

武將軍看着兩位先主，覺得他們的話非常有意思，可是又不甚明白。他搭不上嘴，只好用心聽着，心中告訴自己：『這有意思，很深！』

『是的，是的！』會長又拿起水煙袋，揉着點烟絲，暫時不往煙筒上放。想了半天：『宏道翁，近來以甲骨文證「尚書」者，有無是處。前天——』

『那——』

會長點頭相讓。陳老先生覺得差點沈穩，也不好不接下去：「那，離經叛道而已。經所以傳道，傳道！見道有深淺，詮釋乃有不同，而無傷於經：以經爲器，支解割裂，甲骨文乎哉！哈哈哈哈哈！」

「卓見！」吐嚕吐嚕。「前天，一個少年見我，提到此事，我也是這麼說，不謀而合。」

武將軍等着聽個結果，到底他應當讀「春秋」還是「詩經」，兩位老先生全不言語了，好像剛鬥過一陣的倆老雞，休息一會兒，再鬥。

陳老先生非常的得意，居然戰勝了錢會長。自己的地位，經驗，遠不及錢子美，可是說到學問，自己並不弱，一點不弱。可見學問與經驗也許不必互相關聯？或者所謂學問全在嘴上，學問越大心中越空？他不敢決定，得意的勁兒漸次消散，他希望錢會長，哪怕是武將軍呢，說些別的。

武將軍忽然想起來：「會長，娘們是南方的好，還是北方的好？」

陳老先生的耳朵似乎被什麼猛的刺了一下。

武將軍傻笑，脖子縮到一塊，許多層肉摺。

錢會長的嘴在水烟袋上，小眼睛擠咕着，嘻嘻的笑。「武將軍，我們談道，你談婦人，善於報復！」

武將軍反而揚起臉來：「不瞎吵，我真想知道哇。你們比我年紀大，經驗多，娘們，誰不愛娘們？」

「這倒成了問題！」會長笑出了聲。

陳老先生沒言語，看着錢子美。他真不愛聽這路話，可是不敢得罪他們；地位的優越，沒辦法。

「陳老先生？」武將軍將錯就錯，鬧哄起來。

「武將軍天真，天真！食色性也，不過——」陳老先生假裝一笑。

「等着，武將軍，等多啣咱們喝幾盅的時候，我告訴你；你得先背熟了「春

秋」！」會長大笑起來，可依然沒有多少聲音，像狗喘那樣。

陳老先生陪着笑起來。講什麼他也不弱於會長，他心裏說，學問、手段……不過，他也的確覺到他是跟會長學了一招兒。文人所以能駕馭武人者在此，手段。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笑得不自然。他也想到：假若他不在這裏，或者錢會長和武將軍就會談起婦女來。他得把話扯到別處去，不要大家楞着，越楞着越會使會長感到不安。

「那個，子美翁，有事商量嗎？我還有點別的……」

「可就是。」錢會長想起來：「別人都起不了這麼早，所以我只約了你們二位來。水災的事，馬上需要鉅款，咱先湊一些發出去，刻不容緩。以後再和大家商議。」

「很好！」武將軍把話都聽明白，而且非常願意拿錢辦善事。「會長分派吧，該拿多少！」

「昨天晚上遇見吟老，他拿一千。大家量力而爲吧。」錢會長慢慢的說。
「那麼，算我兩千吧。」武將軍把腿伸出好遠，閉上眼養神，彷彿沒了他的事。

陳老先生爲了難。當仁不讓，不能當場丟人。可是書生，沒作過官的書生，哪能和鹽運使與將軍比呢。不錯，他現在有些財產，可是他沒覺到富裕，他總以爲自己還是個窮讀書的；因爲感覺到自己窮，纔能作出詩來。再說呢，那點財產都是兒子掙來的，不容易；老子隨便揮霍——即使是爲行善——豈不是慷他人之慨？父慈子孝，這是兩方面的。爲兒字纔拉攏這些人！可是沒拉攏出來什麼，而先倒出一筆錢去，兒子的，怎對得起兒子？自然，也許出一筆錢，引起會長的敬意，對兒子不無好處；但是希望與拿現錢是兩回事。引起他們的敬意，就不能少拿，而且還得快說，會長在那兒等着呢！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常這麼說；可誰叫自己連個知縣也沒補上過呢！陳老先生的難堪甚於顧慮，他恨自己。他攬

了把鬍子，手微有一點顫。

「寒士，不過呢，當仁不讓，我也拿吟老那個數兒吧。唯賬無量不及破產！哈哈！」他自己聽得出哈哈中有點顫音。

他痛快了些，像把苦藥吞下去那樣，不感覺舒服，而是減少了遲疑與苦悶。武將軍兩千，陳老先生一千，不算很小的一個數兒。可是會長連頭也沒擡，依然咕嚕着他的水烟。陳老先生一方面羨慕會長的氣度，一方面想知道到底會長拿多少呢。

「爲算算錢數，會長，會長拿多少？」

會長似乎沒有聽見。待了半天，仍然沒擡頭：「我昨天就匯出去了，五千；你們諸公的幾千，今天晌午可以匯了走；大家還方便吧？若是不方便的話，我先行打個電報去報告個數目，一半天再匯款。」

「容我們一半天的工夫也好。」陳老先生用眼睛問武將軍，武將軍點點頭。

大家又沒的可說了。

武將軍又忽然想起來：「宏老，走，上我那兒喫飯去！會長去不去？」

「我不陪了，還得找幾位朋友去，急賬！」會長立起來，「不忙，天還早。」

」

陳老先生願意離開這裏，可是不十分熱心到武宅去喫飯。他可沒思索便答應了武將軍，他知道自己心中有點亂，有個地方去也好。他慚愧，爲一千塊錢而心中發亂；毛病都在他沒作過鹽運使與軍長；他不能不原諒自己。到底心中還是發亂。

坐上將軍的汽車，一會兒就到了武宅。

武將軍的書房很高很大，好像個風雨操場似的，可是牆上掛滿字畫，到處是棹椅，棹椅上擠滿了擺設。字畫和擺設都是很貴買來的，而幾乎全是假古董。懂眼的人不好意思當着他的面說是假的，可是即使說了，將軍也不在乎；遇到天陰下雨沒事可作的時候，他不看那些東西，而一件件的算價錢：加到一塊統計若干

，而後分類，銅器值若干，玉器……來回一算，他可以很高興的過一早晨，或一後半天。

陳老先生不便說那些東西「都」是假的，也不便說「都」是真的，他指出幾件不地道，而囑咐將軍：「以後再買東西，找我來；或是講明了，付過了錢哪時要退就可以退。」他可惜那些錢。

「正好，我就去請你，買不買的，說會子話兒！」武將軍馬上想起話來。這所房子值五萬；家裏現在只剩了四五個娘們，原先本是九個來着，裁去了五個，保養身體，修道。他有朝一日再掌兵權也不再多殺人，太缺德……

陳老先生搭不上話，可是這麼想：假如自己是宰相，還能不和將軍們來往麼？自己太褊狹，因為沒作過官；一個儒者，書生的全部經驗是由作官而來。他放心放開了些，慢慢的覺到武將軍也有可愛之處，就拿將軍的大方說，會長剛一提及賑災，他就認兩千，無論怎說，這是有益於人民的……至少他不能得罪了將軍，

兒子的前途——文王的大德，武王的功績，相輔而成！

僕人拿進一封信來。武將軍接過來，隨手放在福建漆的小桌上。僕人還等着。將軍看了信封一眼：「怎回事？」

「要將軍的片子，要緊的信！」

「找張名片去，請王先生來！」王先生是將軍的祕書。

「王先生喫飯去了，大概得待一會兒……」

將軍撕開了信封。抽出信紙，順手兒遞給了陳先生：「老先生給看一眼，就是不喜歡念信！那誰，抽屜裏有名片。」

陳先生從袋中摸出大眼鏡，極有氣勢的看信：

「武將軍仁兄閣下敬啓者恭維

起居納福金體康寧爲盼舍姪之事前曾面託是幸今聞錢子美次長與將軍仁兄交情甚厚次長與秦軍長交情亦甚厚如蒙

鼎助與次長書通一聲則薄酬六千二位平均可也次長常至軍長家中順便一說定奏成功無任感激心照不宣只祝

鈞安

如小弟馬應龍頓首』

陳老先生的鬚子擋不住他的笑了。文人的身分。正如文人的笑的資料，最顯然的是來自文字。陳老先永遠忘不了這封信。

『怎回事！』武將軍問。

老先生爲了難；這樣的信能高聲朗誦的給將軍念一過嗎？他們倆並沒有多大交情；他想用自己的話翻譯給將軍，可是六千元等語是沒法翻得很典雅的；況且太文雅了，將軍是否能聽得明白，也是個問題。他用白話兒告訴了將軍，深感將軍感到不安；將軍聽明白了，只說了聲：

『就是別拜把子，麻煩！』態度非常的自然。

陳老先生明白了許多的事。

廉伯太太正在燈下給傻小子織毛襪子，嘴張着點，時時低聲的數數。廉伯進來。她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的低下頭去照舊作活。廉伯心中覺得不合適，彷彿不大認識她了。結婚時的她忽然極清楚浮現在心中，而面前的她倒似乎渺茫不真了。他無聊的坐在椅子上。不肯承認已厭惡了太太，可也無從再愛她，她現在只是一堆肉，一堆討厭的肉，對她沒有可說的，沒有可作的。

「孩子們睡了？」他不願呆呆的坐着。

「剛睡，」她用編物針向西指了指，孩子們是由劉媽帶着在西套間睡。說完，她繼續的編手中的小襪子。似用着心，又似打着玩，嘴唇微動，記着針數；有點傻氣。

廉伯點上枝香煙，覺到自己正像個煙筒，細長空空的，只會冒着點煙。吸到

半枝上，他受不住，想出去，他有地方去。可是他沒動，已經忙了一天，不願再出去。他試着找她的美點，剛找到便又不見了。不想再看。說點什麼，完全拿她當個『太太』看，談些家長里短。她一聲不出，連咳嗽都是在嗓子裏微微一響，恐怕使他聽見似的。

『嗨！』他叫了聲，低，可是非常的硬，『啞吧！』

『喲！』她將針線按在心口上，『你吓我一跳！』

廉伯的氣不由的擡上來，把煙捲用力摔在地上，蹦起一些火花。『別扭！』

『怎啦？』她慌忙把東西放下，要立起來。

他沒言語；可是見她害了怕，心中痛快了些，用腳把地上的煙蹂滅。

她呆呆的看着他，像被驚醒的雞似的，不知怎樣纔好。

『說點什麼，』他半惱半笑的說『老編那個雞巴東西！離冬天還遠着呢，忙什麼！』

她找回點笑容來：『說冷可就也快；說吧。』

他本來沒話可說，臨時也想不出。這要是攔在新婚的時候，本來無須再說什麼，有許多的事可以代替說話。現在，他必得說些什麼，他與她只是一種關係；別的都死了。只剩下這點關係；假若他不願斷絕這點關係的話，他得天天回來，而且得設法找話對她說！

『二爺呢？』他隨便把兄弟拾了起來。

『沒回來吧；我不知道。』她覺出還有多說點的必要：『沒回來喫飯，橫是又湊上了。』

『得給他定親了，看得老不着家。』廉伯痛快了些，躺在床上，手枕在腦後。『你那次說的是誰來着？』

『張家的三姑娘，長得仙女似的！』

『啊，美不美沒多大關係。』

她心中有點刺的慌。她娘家沒有陳家闊，而自己在作姑娘的時候也很俊。

廉伯沒注意她。深感到廉仲婚事的困難。弟弟自己沒本事全仗着哥哥，而哥哥的地位還沒有達到理想的高度。說親就很難：高不成，低不就。可是即使哥哥的地位再高起許多，還不是弟弟跟着白佔便宜？廉伯心中有點不自在：以陳家全體而言，弟弟應當娶個有身分的女子，以弟弟而言，癡人有個傻造化，苦了哥哥，慢慢再說吧！

把弟弟的婚事這麼放下，緊跟着想起自己的事。一想起來，立刻覺得屋中有點閉氣，他想出去。可是……

『說，把小鳳接來好不好？你也好有個伴兒。』

廉伯太太還是笑着，一種代替哭的笑：『隨便。』

『別隨便，你說願意。』廉伯坐起來。『不都爲我，你也好有個幫手；她不壞。』

她沒話可說。轉來轉去還是把心中的難過笑了出來。

『說話呀，』他緊了一板：『願意就完了，省事！』

『那麼不等二弟先結婚啦？』

他覺到她的厲害。她不哭不鬧，而拿弟弟來支應，厲害！設若她吵鬧，好辦；父親一定向着兒子，父親不能勸告兒子納妾，可是一定希望再有個孫子，大成有點傻，而太太不易再生養。不等弟弟先結婚了？多麼冠冕堂皇！弟弟算什麼東西！十幾年的夫婦，跟我掏鮎壞！他立起來，找帽子，不能再在這屋裏多停一分鐘。

『上哪兒？這早晚！』

沒有回答。

六

微微的月光下，那個小門像圖畫上的，門樓上有些樹影。輕輕的拍門，他口中有點發乾，恨不能一步邁進屋裏去。小鳳的母親來開，他希望的是小鳳自己。

老媽媽問了他一句什麼，他只哼了一聲，一直奔了北屋去。屋中很小，很乾淨，還擺着盆桂花。她從東裏間出來：「你啲？」

老媽媽沒敢跟進來，到廚房去泡茶。他想摟住小鳳。可是看了她一眼，心中涼了一些，聞到桂花的香味。她沒打扮着，臉黃黃的，眼圈有點發紅，好似忽然老了好幾歲。廉伯坐在椅上，想不起說什麼好。

「我去擦把臉，就來！」她微微一笑，又進了東裏間。

老媽媽拿進茶來，又閒扯了幾句，廉伯沒心聽。老媽媽的白髮在電燈下顯著很鬆很多，蓬散開個白的光圈。他呆呆的看着這團白光，心中空虛。

老大一會兒，小鳳回來了。臉上擦了點粉，換了件衣裳，年輕了些，淡綠的長袍，印着些小碎花。廉伯愛這件袍兒，可是剛纔的紅眼圈與黃臉仍然在心中，他覺得是受了騙。同時，他又捨不得走，她到底還有點吸力。無論如何，他不能馬上又折回家去，他不能輸給太太。老媽媽又躲出去。

小鳳就是沒擦粉，也不算難看，擦了粉也不妖媚。高高的細條身子，長臉，沒有多少血，白淨。鼻眼都很清秀，牙非常的光白好看。她不健康，不妖艷，但是可愛。她身上有點什麼天然帶來的韻味，像春霧，像秋水，淡淡的籠罩着全身，沒有什麼特別的美點，而處處輕巧自然，一舉一動都溫柔秀氣；衣服在她身上像遮月的薄雲，明潔飄灑，她不愛笑，但偶爾一笑，露出一些好看的牙，是她最美的時候，可是僅僅那麼一會兒，轉眼即逝，使人追味，如同看着花草，忽然一個白蝶飛來，又飄然飛過了牆頭。

「怎這麼晚？」她遞給他一枝煙，扔給他一盒洋火。

「忙！」廉伯舒服了許多。看着藍煙往上升，他定了定神，爲什麼單單愛這個貧血的女人？奇怪，自從有了這個女人，把尋花問柳的事完全當作應酬，心上只有她一個人，爲什麼？從煙中透過一點濃而不厭的桂香，對，她的味兒長遠！

「眼圈又紅了，爲什麼？」

「沒什麼，」她笑得很小，只在眼角與鼻翅上輕輕一逗，可是表現出許多心事：「有點頭疼，喫完飯沒洗臉。」

「又吵了架？一定！」

「不願意告訴你，弟弟又回來了！」她皺了一下眉。

「他在哪兒呢？」他喝了一大口茶，很關切的樣子。

「走了，媽媽和我拿你吓嚇他來着。」

「別遇上我，有他個苦子喫！」廉伯說得極大氣。

「又把媽媽的錢……」她彷彿後悔了，輕輕嘆了口氣。

「我還得把他趕跑！」廉伯很堅決，自信有這個把握。

「也別太急了，他——」

「他還能怎樣了陳廉伯？」

「不是，我沒那麼想；他也有好處。」

「他？」

「要不是他，咱倆還到不了一塊，不是嗎？」

陳廉伯哈哈的笑起來：「沒見過這樣的紅娘！」

「我簡直沒辦法。」她又皺上了眉。「媽媽就有這麼一個兒子，恨他，可是到底還疼他，作媽媽的大概都這樣。只苦了我，向着媽媽不好，向着弟弟不好！」

「算了吧，說點別的，反正我有法兒治他！」廉伯其實很願聽她這麼訴苦，這使他覺到他的勢力與身分，至少也比在家裏跟夫人對楞着強；他想起夫人來：「我說，今兒個我可不回家了。」

「你們也又吵了嘴，爲我？」她要笑，沒能笑出來。

「爲你；可並沒吵架。我有我的自由，我愛上這兒來別人管不着我！不過，我不願意這麼着；你是我的人我得把你接到家中去；這麼着別扭！」

『我看還是這麼着好。』她低着頭說。

『什麼？』他看準了她的眼問。

她的眼光極軟，可是也對準他的：『還是這麼着好。』

『怎麼？』他的嘴唇併得很緊。

『你還不知道？』她還看着他，似乎沒理會到他的要怒的神氣。

『我不知道？』他笑了，笑得很冷。『我知道女人們別扭。喫着男人，喝着男人，吃飽喝足了成心氣男人，她不願意你去，你不願意見她。我曉得。可是你們也要曉得，我的話纔算話！』他挺了挺他的水蛇腰。

她沒再說什麼。

因為沒有光明的將來，所以她不願想着黑暗的過去。她只求混過今天。可是躺在陳廉伯的旁邊，她睡不着，過去的圖畫一片片的來去，她沒法趕走牠們。牠們引逗她的淚，可是只有哭彷彿是件容易作的事。

她並不叫「小鳳」，宋鳳貞纔是她；「小鳳」是廉伯送給她的，爲是聽着像個「外家」。她是師範畢業生，在小學校裏教書，養活她的母親。她不肯出嫁，因爲弟弟龍雲不肯負起養活老母的責任。媽媽爲他們姊弟吃過很大的苦處，龍雲既不肯爲老人想一想，鳳貞彷彿一點不能推脫奉養媽媽的義務；或者是一種權利，假如把「孝」字想到了的話。爲這個，她把出嫁的許多機會讓過去。

她在小學裏很有人緣，她有種引人愛的態度與心路，所以大家也就喜歡她。校長是位四十多歲的老姑娘，已辦了十幾年的學，非常的糊塗，非常任性，而且有一種假頭髮。她有錢，要辦學，沒人敢攔着她。連她也沒挑出鳳貞什麼毛病，可是她的弟弟說鳳貞不好，所以她也以爲鳳貞可惡。鳳貞怕失業，她到校長那裏去說：校長的弟弟常常跟着她，而且給她寫信，她不肯答理他。校長常常辭退教員，多半是因爲教員有了愛人。校長自己是老姑娘，不許手下的教員講戀愛；因爲這個，社會上對於校長是十二分尊敬的；大家好像是這樣想：假若所有的校

長都能這樣，國家即使再弱上十倍，也會睡醒一覺就夢似的強起來。鳳貞曉得這一個，所以覺得跟校長說明一聲，校長必會管教她的兄弟。

可是校長很簡單的告訴鳳貞：『不准誣賴好人，也不准再勾引男子，再有這種事，哼……』

鳳貞的淚全噓在肚子裏。打算辭職，可是得等找到了別的事，不敢冒險。

慢慢的，這件事被大家知道了，都爲鳳貞不平。校長聽到了一些，她心中更冒了火。有一天朝會的時間，她教訓了大家一頓，話很不好聽，有個暴性子的大學生喊了一句：『管教管教你的弟弟好不好！』校長哈哈的笑起來：『不用管教我的弟弟，我得先管教教員！』她從袋中摸出個紙條來：『看！收了我弟弟五百塊錢，反說我兄弟不好。宋鳳貞我待你不錯，這就是你待朋友的法兒，是不是？你給我滾！』

鳳貞只剩了哆嗦。學生們馬上轉變過來，有的向她吓吓的。她不曉得怎樣走

回了家。到了家中，她還不敢哭；她知道那五百塊錢是被弟弟使了，不能告訴媽媽；她失了業，也不能告訴媽媽。她只說不大舒服，請了兩天假；她希望能快快的在別處找個事。

找了幾個朋友，託給找事，人家都不大高興理她。

龍雲回來了，很懇切的告訴姐姐：

「姐，我知道你能原諒我。我有我的事業，我需要錢，我的手段也許不好，我的目的沒有錯兒。只有你能幫助我，正像只有你能養着母親。爲幫助母親與我，姐，你須捨掉你自己，好像你根本沒有生在世間過似的。校長弟弟的五百元，你得替我還上；但是我不希望你跟他去。偵探長在我的背後，你能拿住了偵探長，偵探長就拿不住了我，明白，姐？你得到他，他就會還那五百元的錢，他就會給你找到事，他就會替你養活着母親。得到他，替我遮掩着，假如不能替我探聽什麼。我得走了，他就在我背後呢！再見，姐，原諒我不能聽聽你的意見！記住

，姐姐，你好像根本沒有生在世間過！』

她明白弟弟的話，明白了別人，爲別人作點什麼，只有捨去自己。

弟弟的話都應驗了，除了一句——他就會給你找到事。他沒給鳳貞找事，他要她陪着睡。鳳貞沒再出過門一次，好似根本沒有生在世間過。對於弟弟，她只能遮掩，說他不孝、糊塗、無賴：爲弟弟探聽，她不會作，也不想作，她只求混過今天，不希望什麼。

七

陳老先生明白了許多的事。有本領的人使別人多懂些事，沒有本事的人跟着別人學，慚愧！自己跟着別人學！但是不能不學，一事不知，君子之恥，活到老學到老！誰叫自己沒補上知縣呢！作官方能知道一切。自己的祖父作過道臺，自己的父親可是只作到了「坊里德表」，連個功名也沒得到！父親在族譜上不算

個數，自己也差不多；可是自己的兒子……不，不能全靠着兒子，自己應當老當益壯，假若功名無望，至少得幫助兒子成全了偉大的事業。自己不能作官，還不會去結交官員嗎？打算幫助兒子非此不可！他看出來，作官的永遠有利益，鹽運使，將軍，退了職還有大宗的入款。官和官聲氣相通，老相互幫助。盟兄弟、親戚、朋友，打成一片；新的官是舊官的枝葉；即使平地雲雷，一步登天，還是得找着舊官宦人家求婚結友；福及三代。他明白了這個。想到了二兒子。平日，看二兒子是個廢物，現在變成了寶貝。廉伯可惜已經結了婚，廉仲大有希望。比如說武將軍有個小妹或女兒，給了廉仲？即使廉仲沒出息到底，可是武將軍又比廉仲高明着多少？他打定了主意，廉仲必須娶個值錢的女子，哪怕醜一點呢，歲數大一點呢，都沒關係。廉伯只是個偵探長，那麼，醜與老便是折衝時的交換條件：陳家地位低些，可是你們的姑娘不俊秀呢！慚愧，陳家得向人家交換條件，無法，誰叫陳宏道懷才不遇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何等氣慨：老先生心裏笑了笑。

他馬上託咐了武將軍，武將軍不客氣的問老先生有多少財產。老先生不願意說，又不能不說，而且還得誇張着點兒說。由君子憂道不憂貧的道理說，他似乎應當這樣的回答——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即使這是瞞心昧己的話，聽着到底有些詩味。可是他現在不是在談道，而是談實際問題，實際問題永遠不能作寫詩的材料。他得多說，免得叫武將軍看他不起：

「詩書門第，不過呢，也還有個十幾萬；先祖作過道臺……」想給兒子開脫罪名。

「廉伯大概也抓弄不少？官不在大，缺得合適。」武將軍很親熱的說。

「那個，還好，還好！」老先生既不肯像武人那樣口直心快，又不願說倒了行市。

「好吧，老先生，交給我了；等着我的信兒吧！」武將軍答應了。
老先生吐了一口氣，覺得自己並非缺乏實際的才幹，只可惜官運不通；喜完

不免又自憐，鬍子嘴兒微微的動着，沒念出聲兒來：『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

『哼！』武將軍用力拍了大腿一下：『真該揍，怎就忘了呢！寶齋不是有個老妹子！』他看着陳先生，彷彿老先生一定應該知道寶齋似的。

『哪個寶齋？』老先生沒希望事來得這樣快，他渺茫的有點害怕了。

『不就是孟寶齋，頂好的人！那年在南口打個大勝仗，升了旅長。後來邱軍長倒戈，把他也連累上，撤了差，手中多也沒有，有個廿來萬，頂好的人。我想看，他——也就四十一二，老妹子過不去廿五六，「老」妹子。合適，就這麼辦了，我明天就去找他，頂熱的朋友。還真就是合適！』

陳老先生心中有點慌，事情太順當了恐怕出毛病！孟寶齋究境是何等樣的人呢？婚姻大事，不是隨便鬧着玩的。可是，武將軍的善意是不好不接受的。怎能剛求人家又撒手來呢！但是，跟個旅長作親——難道兒子不是偵探長？兒孫自有

兒孫福，廉仲有命呢，跟再闊點的人聯姻，也無不可；命不濟呢，娶個娥皇似的賢女，也沒用。父親只能盡心焉而已，其餘的……再說呢，武將軍也不一定就馬到成功，試試總沒什麼不可以的。他點了頭。

辭別了武將軍，他可是又高興起來，即使是試試，總得算是個勝利；假使武將軍看不起陳家的話，他能這樣熱心給作媒麼？這回不成，來日方長，陳家算是已打入了另一個圈兒，老先生的力量。廉仲也不壞，有點傻造化，希望以後能多給他點好臉子看！

把二兒子的事放下，想起那一千塊錢來。告訴武將軍自己已有十來萬，未免，未免，不過，一時的手段：君子知權達變。雖然沒有十來萬，一千塊錢還不成問題。可是，會長與將軍的捐款並不必自己掏腰包，一個買賣就回來三四千——那封信！爲什麼自己應當白白拿出一千呢？況且，焉知道他們的捐款本身不是一種買賣呢！作官的真會理財，文章經濟。大概廉伯也有些這種本領，一清早來送封

兒，不算什麼不體面的事：自己不要，不過是便宜了別人；人不應太迂闊了。這一千塊錢怎能不叫兒子知道，而且不白白拿出去呢？陳先生極用心的想，心中似乎充實了許多：作了一輩子書生，現在纔明白官場中的情形，纔有實際的問題等着解決。兒子盡孝是種光榮，但究竟是空虛的，雖然不必受之有愧，可是並顯不出爲父親的真本事，這回這一千元，不能由兒子拿，老先生要露露手段，兒子的孝心是兒子的，父親的本領是父親的，至少這兩回事——廉仲的婚事和一千元捐款！——要由父親負責，也教他們年輕的看一看，也證實了一下自己並不是酸秀才。

街上彷彿比往時光亮着許多，飛塵在眼睛中都顯着特別的乾爽，高高的浮動着些細小金星。藍天上飄着極高極薄的白雲，將要同化在藍色裏，鷹翅下懸着白色的長絲。老先生覺得有點疲乏，可是非常高興，頭上出了些汗珠，依然扯着方步。來往的青年男女都換上初秋的新衣，獨行的眼睛不很老實，同行的手拉着手，或並着肩低語。老先生惡狠狠的瞪着他們，什麼樣子，男女無別，混帳！老先

生想到自己設若還能作官，必須斬除這些混帳們。愛民以德，齊民以禮；不過，亂國重刑，非殺幾個不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種男女便是妖孽。只有讀經崇禮，方足以治國平天下。

但是，自己恐怕沒有什麼機會作官了，頂好作個修身齊家的君子吧。「聖賢雖遠詩書在，殊勝鄰翁擊磬聲！」修身，自己生平守身如執玉；齊家，父慈子孝。俯仰無愧，耿耿此心！忘了街上的男女：我道不行，且獨善其身吧。

他想到新鋪子中看看，兒子既然孝敬給老人，老人應當在開市前去看看，給他們出些主意，「爲商爲士亦奚異，」天降德於予，必有以用其才者。

聚元糧店正在預備開市，門扁還用黃紙封着，右上角破了一塊，露出極亮的一塊黑漆和一個鮮紅的「民」字。鋪子外卸着兩輛大車，一羣赤背的人往裏邊扛麵袋，背上的汗濕透了披着的大布巾，頭髮與眉毛上都掛着一層白霜。肥驢子在車旁用嘴偎着料袋，尾巴不住的掄打秋蠅。麵和汗味裹在一處，招來不少紅頭的

綠蠅，帶着閃光亂飛。鋪子裏面也很緊張，簸籬已擺好，都貼好紅紙簽，小夥計正按着標籤往裏倒各種糧食，糠飛滿了屋中，把新油的綠櫃蓋上一層黃白色。各處都是新油飾的，大紅大綠，像個鄉下的新娘子，盡力打扮而怪難受的。麵粉堆了一人多高，還往裏扛，軟軟的，印着綠字，像一些發腫的枕頭。最着眼的是懸龕裏的關公，臉和前面的一雙大紅燭一樣紅，龕底下貼着一溜米色的掛錢和兩三串元寶。

陳老先生立在門外，等着孫掌櫃出來迎接。夥計們和扛麵的不答理他，他的氣要往上撞。『借光，別擋着道兒！』扛着兩個麵的，翻着眼瞪他。

『叫掌櫃的出來！』陳老先生吼了一聲。

『老東家！老東家！』一個大點兒的夥計認出來。

『老東家！老東家！』傳遞過去，大家忽然停止了工作，臉在汗與麵粉的底下露出敬意。

老先生舒服了些，故意不睬不聞。擡頭看匾角霸出的紅「民」字。

孫掌櫃胖胖的由內櫃扭出來，臉上的笑紋隨着光線的強度增多，走到門口，臉上滿是陽光也滿是笑紋。山東綢的褲掛在日光下起閃，腳下的新千層布底白得使人忽然冷一下。

「請吧，請吧，老先生。」掌櫃的笑向老東家放射，眼角擦着麵車，千層底躲着馬尿，腦瓢兒指揮小徒弟去沏茶打手巾。一點不忙，而一切都作到了。掌櫃的身分。慢慢的向內櫃走，都不說話，掌櫃的胖臉向左向右，微微一擡，微微向後；老先生的眼隨着胖笑臉看到了一切。

到了內櫃，新油漆味，老關東烟味，後院的馬糞味，前面浮進來的糖味，拌成一種很沈重而得體的臭味。老先生入了另一世界。這個味道使他忘了以前的自己，而想到一些比書生更充實更有作爲的事兒。平日的感情是來自書中，平日的願望是來自書中，空的，都是空的。現在他看着牆上斜掛着一溜藍布皮的賬簿，

桌上的紫紅的算盤，牆角放着的大錢櫃，鎖着放光的巨鎖，貼着「招財進寶」……他覺得這是實在的，可捉摸的事業；這個事業未必比作官好，可是到底比向着書本發呆，或高吟「天生德於予」強的多。這是生命、作爲、事業。即使不幸，兒子攔下差事，這裏，這裏！到底是有米有麵有錢，經濟！

他想起那一千塊來。

「孫掌櫃，比如說，閒談，咱們要是能應下來一筆賑糧；今年各處鬧災，大概不久連這裏也得收容不少災民；辦賑能賠錢不能？請記住，這可是慈善事兒！」

孫掌櫃摸不清老東家的意思，只能在笑上努力：「賠不了，怎能賠呢？」
「閒談；怎就不能賠呢？」

又笑了一頓，孫掌櫃拿起長煙袋，劃着了兩根火柴，都倒插在烟上。而後把老玉的煙嘴放在脣間。「辦賑糧只有賺，弄不到手的事兒！」撇着嘴嚥了口很厚

很辣的煙。『怎麼說呢，是這麼着：賑糧自然免稅，白運，啊！——』

『還怎着？』老先生閉上眼，氣派很大。

『誰當然也不肯專辦賑；白運，這裏頭就有伸縮了。』他等了等，看老東家沒作聲，纔接着說：『趕到糧來了，發的時候還有分寸。』

『那可——』老先生睜開了眼。

『不必一定那麼辦，不必；假如咱們辦，實入實出；佔白運的便宜，不苦害難民，落個美名，正趕上開市，也好立個名譽。買賣是活的，看怎調動。』孫掌櫃叨着煙袋，斜看着白千層底兒。

『買賣是活的，』在老先生耳中還響着，跟作文竟一樣，起承轉合……

『老先生，有路子嗎？』孫掌櫃試着步兒問。

『什麼路子？』

『辦賑糧。』

『我看看。』

『運動費也不少。』

『有人，有人；我看看。』老先生慢慢覺得孫掌櫃並不完全討厭。武將軍與孫掌櫃都不像想像的那麼討厭，自己大概是有點太板了；道足以正身，也足以殺滅生機，彷彿是要改一改，自己有了財，有了身分，傳道豈不更容易；湯武都是皇帝，富有四海，仍不失爲聖人。拿那一千，再拿一二千去運動也無所不可，假如能由此買賣興隆起來，日進斗金……

他和孫掌櫃詳細的計議了一番。

臨走，孫掌櫃想起來：

『老先，內櫃還短塊匾，老先生給選兩個好字眼，寫一寫；明天我親自去取。』

『寫什麼呢？』老先生似乎很尊重掌櫃的意見。

『老先生想吧，我一肚子俗字！』

老先生哈哈的笑起來，微風把長鬚吹斜了些，在陽光中飄着疏落落的金絲。

八

『大嫂！』廉仲在窗外叫：『大嫂！』

『進來，二弟。』廉伯太太從裏間匆忙走出來。『喲，怎麼啦？』

廉仲的臉上滿是汗，臉蛋紅得可怕，進到屋中，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像要昏過去的樣子。

『二弟，怎啦？不舒服吧？』她想去拿糖水。

廉仲的頭在椅背上搖了搖，好容易喘過氣來。『大嫂！』叫了一聲，他開始抽噎着哭起來，頭捧在手裏。

『二弟！二弟！說話！我是你的老嫂子！』

『我知道，』廉仲掙扎着說出話來，滿眼是淚的看着嫂子：『我只能對你說』

，除了你，沒人在這裏拿我當作人。大嫂你給我個主意！」他淨下了鼻子。

「慢慢說，二弟！」廉伯太太的淚也在眼圈裏。

「父親給我定了婚，你知道？」

她點了點頭。

「他沒有跟我提過一個字；我自己無意中聽到了，女的，那個女的，大嫂，公開的跟她家裏的汽車夫一塊睡，誰都知道！我不算人，我沒本事，他們只圖她的父親是旅長，媒人是將軍，不管我……王八……」

「父親當然不知道她的……」

「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我不能受。可是，我不是來告訴你這個。你看，大嫂，」廉仲的淚漸漸乾了，紅着眼圈，「我知道我沒有本事，我傻，可是我到底是一個人。我想跑，窮死餓死，我認命，不再登陳家的門。這口飯難嚥！」

「咱們一樣，二弟！」廉伯太太低聲的說。

「我很想玩他們一下，」他見嫂子這樣同情，爽性把心中的話都抖落出來：「我知道他們的劣蹟，他們強迫買賣家給送禮——乾禮。他們抄來「白麵」用麵粉頂換上去，他們包辦賑糧……我都知道。我要是揭了他們的蓋兒，鎗斃，鎗斃！」

「嘔，二弟，別說了。怕人！你跑就跑得了，可別這麼辦哪！於你沒好處，於他們沒好處。我呢，你得爲我想想吧！我一個婦道人家……」她的眼又向四下裏望了望，很害怕的樣子。

「是呀，所以我沒這麼辦。我恨他們，我可不恨你，大嫂：孩子們也與我無仇無怨。我不糊塗。」廉仲笑了，好像覺得爲嫂子而沒那樣辦是極近人情的事，心中痛快了些，因爲嫂子必定感激他。「我沒那麼辦，可是我另想了主意。我本打算由昨天出去，就不登這個門了，我去賭錢，大嫂你知道我會賭？我是這麼打了主意：賭一晚上，贏個幾百，我好遠走高飛。」

「可是你輸了？」廉伯太太低着頭問。

『我輸了！』廉仲閉上了眼。

『廉仲，你預備輸，還是打算贏？』宋龍雲問。

『贏！』廉仲的臉通紅。

『不賭；兩家都想贏還行。我等錢用。』

那兩家都笑了。

『沒你缺一手。』廉仲用手指肚來回摸着一張牌。

『來也不打麻將，沒那麼大工夫。』龍雲向黑的屋頂噴了口煙。

『我什麼也陪着，這二位非打牌不可，專爲消磨這一晚上。坐下！』廉仲很急於開牌。

『好吧，八圈，多一圈不來？』

三家勉強的點頭。『坐下！』一齊說。

「先等等，拍出錢來看看，我等錢用！」龍雲不肯坐下。

三家掏出票子扔在桌上，龍雲用手撥弄了一下：「這點錢？玩你們的吧！」
「根本無須用錢；籌碼！輸了的，明天早晨把款送到；賭多少的？」廉仲立起來，拉住龍雲的臂。

「我等兩千塊用，假如你一家輸，輸過兩千，我只要兩千，多一個不要；明天早上清賬！」

「坐下！你輸了也是這樣？」廉仲知道自己有把握。

「那還用說，打座！」

八圈完了，廉仲只和了末把，胖子哆唆着數籌碼，他輸了一千五。

「再來四圈？」他問。

「說明了八圈一散。」龍雲在褲子上擦擦手上的汗：「明天早晨我同你一塊去取錢，等用！」

『你們呢？』廉仲問那二家，眼中帶着乞憐的神氣。

『再來就再來，他一家贏，我不輸不贏。』

『我也輸，不多，再來就再來。』

『贏家說話！』廉仲還有勇氣，他知道後半夜能轉敗爲勝，必不得已，他
以耍花活；似乎必得耍花活！

『不能再續，只來四圈；打座！』龍雲彷彿也打上癮來。

廉仲的運氣辦過點來。

『等會兒！』龍雲遞給廉仲幾個籌碼。『說明白了，不帶花招兒的！』
廉仲擰了一下眉毛，沒說什麼。

打了一圈來，廉仲和了二把。都不小。

『抹好了牌，再由大家隨便換幾對兒，心明眼亮；誰也別掏壞，誰也別喫虧！』
龍雲用自門前的好幾對牌換過廉仲的幾對來。

廉仲不敢說什麼，瞪着大家的手。

可是第二圈，他還不錯，雖然只和了一把，可是很大。他對着牌笑了笑。

「脫了你的肥袖小褂！」龍雲指着廉仲的胖臉說。

「幹什麼？」廉仲的臉緊得很難着，用嘴唇乾擠出這麼三個字來。

「不帶變戲法兒的，仙人摘豆，隨便的換，哎？」

嘩——廉仲把牌推了，「輸錢小事，名譽要緊，大爺不玩啦！」

「你？你要打的，檢起來！」龍雲冷笑着。

「不打犯法呀！」

「好啦，不打也行，這兩圈不能算數，你淨欠我一千五？」

「我一個子兒不欠你的？」廉仲立起來。

「什麼？你以為還得出去嗎？」龍雲也立起來。

「綁票是怎着？我看見過！」廉仲想吓嚇人。牌是不能再打了，抹不了

自己的牌，換不了張，自己沒有必贏的把握。憑氣兒，他敵不住龍雲。

『用不着費話，我輸了還不是一樣拿出錢！』

『我沒錢！』廉仲說了實話。

『嗨，你們二位請吧，我和廉仲談談。』龍雲向那兩家說：『你不輸不贏，你輸不多；都算沒事，明天見。』

那兩家穿好衣服，『再見。』

『坐下，』龍雲和平了一些，『告訴我，怎回事。』

『沒什麼，想贏倆錢，作個路費，遠走高飛。』廉仲無聊的，失望的一笑。

『沒想到輸，即使輸了，可以拿你哥哥唬事，偵探長。』

『他不是我哥哥！』廉仲可是想不起別的話來。他心中忽然很亂：回家要錢，絕對不敢。最後一次利用哥哥的勞力，不行，龍雲不是好惹的。再說呢，龍雲是廉伯的對頭，幫助誰也不好；廉伯拿住龍雲至少是十年監禁，龍雲得了手，廉

伯也許喫不往。自己怎辦呢？

「你幹嗎這麼急着用錢？等兩天行不行？」

「我有我的事，等錢用就是等錢用；想法拿錢好了，你！」龍雲一點不讓步。

「我告訴你了，沒錢！」廉仲找不着別的話說。

「家裏去拿。」

「你知道他們不能給我。」

「跟你嫂子要！」

「她哪有錢？」

「你怎知道她沒錢？」

廉仲不言語了。

「我告訴你怎辦，」龍雲微微一笑，「到家對你嫂子明說，就說你輸了錢，輸給了我。我幹嗎用錢呢，你對嫂子這麼講：龍雲打算弄倆錢，把媽媽姐姐都偷

偷的帶了走。你這麼一說，必定有錢。明白不？」

「那你真帶她們走嗎？」

「那你不用管。」

「好啦，我走吧？」廉仲立起來。

「等等！」龍雲把廉仲攔住。「那兒不是張大椅子？你睡上一會兒，明天九點我放你走。我不用跟着你，你知道我是怎個人。你乖乖的把款送來，好；你一去不回頭，也好；我不願打死人，連你哥哥的命我都不想要。不過，趕到氣兒上呢，我也許放一兩槍玩！」龍雲拍了拍後邊的褲袋。

「大嫂，你知道我不能跟他們要錢？記得那年我爲踢球挨那頓打？細在樹上！我想，他們想打我，現在大概還可以。」

「不必跟他們要，」廉伯太太很同情的說，「這麼着呀，我給你湊幾件首飾

，你好歹的對付呀。」

「大嫂！我輸了一千五呢！」

「三弟！」她嚥了口氣：「不是我說你，你的胆子可也太大了！一千五！」

「他們逼我的！我平常就沒有賭過多大的耍兒。父親和哥哥逼的我！」

「輸給誰了呢？」

「龍雲！他……」廉仲的淚又轉起來。只有嫂子疼他，怎肯瞪着眼騙她呢？

可是，不清這筆賬是不行的，龍雲不好惹。叫父兄知道也了不得。只有騙嫂子這條路，一條極不光明而必須走的路！

「龍雲，龍雲，」他把辱恥、人情、全嚥下去，「等錢用，我也等錢用，所以越賭越大。」

「宋家都不是好人，就不應當跟他賭！」她說得不十分帶氣，可是露出不滿意廉仲的意思。

「他說，拿到這筆錢就把母親和姐姐偷偷的帶了走！」每一個字都燙着他的喉。

「走不走吧，咱們哪兒弄這麼多錢去呢？」大嫂緩和了些。「我雖然是過着這份日子，可是油鹽醬醋都有定數，手裏有也不過是三頭五塊的。」

「找點值錢的東西呢！」廉仲像坐在針上。只求快快的完結這一場。

「哪樣我也不敢動呀！」大嫂楞了會兒。「我也豁出去了！別的不敢動，私貨還不敢動嗎？就是他跟我鬧，他也不敢嚷嚷。再說呢，鬧我也不怕！看他把我怎樣了！他前兩天交給我兩包「白麵」，錢是值不少錢，我可不知道能清你這筆賬不能？」

「哪兒呢？大嫂，快！」

九

已是初冬時節。廉伯帶着兩盆細瓣的白菊，去看「小鳳」。菊已開足，長長

的細瓣托着細鐵絲，還顛顛欲墮。他囑咐開車的不要太慌，那些白長瓣動了他的憐愛，用腳夾住盆邊，唯恐搖動得太厲害了。車走得很穩，花依然顛搖，他呆呆的看着那些玉絲，心中忽然有點難過，太陽已壓山了。

到了「小鳳」門前，他就自搬起一盆花，叫車夫好好搬着那一盆。門沒關着，一直的進去；把花放在階前，他告訴車夫九點鐘來接。

「怎這麼早？」小鳳已立階上，「媽，快來看這兩盆花，太好了！」

廉伯立的花前，手插着腰兒端詳小鳳，又看看花：「簾捲西風，人比黃菊瘦！大概有這麼一套吧！」他笑了。

「還真虧你記得這麼一套！」小鳳看看花。

「哎，今天怎麼直挑我的毛病？」他笑着問。「一進門就嫌我來得早，這又虧得我……」

「我是想你忙，來不了這些早，纔問。」

「啊，反正你有的說；進來吧。」

桌上放着本展開的書，頁上放着個秀美的書籤兒。他順手拿起書來：「喝，你還研究偵探學？」

小鳳笑了；他彷彿初次看見她笑似的，似乎沒看見她這麼美過。「無聊，看着玩。你橫是把這個都能背過來？」

「我？就沒念過！」還看她的臉，似追逐着那點已逝去的笑。

「沒念過？」

「書是書，事是事：事是地位與權威。自要你鎮得住就行。好，要是作事都得拉着圖書館，纔是笑話！你看我；作什麼也行，一本書不用念。」

「念念也不喫虧？」

「誰管；先弄點飯喫喫。喲，忘了，我把車夫打發了。這麼着吧，咱們出去喫？」

「不用，我們有剛包好了的餃子，足夠三個人喫的。我叫媽媽去給你打點酒，什麼酒？」

「嗯——一瓶佛手露。可又得叫媽媽跑一趟？」

「出口兒就是。佛手露、青醬肉、醉蟹、白梨、果子酒，好不好？」

「小欣賞菊？好！」廉伯非常的高興。

喫過飯，廉伯微微有點酒意，話來得很方便。

「鳳，」他拉住她的手，「告訴你，我有代理公安局長的希望，就在這兩天

！」

「是嗎，那可好。」

「別對人說！」

「我永遠不出門，對誰去說？跟媽說，媽也不懂。」

「龍雲沒來？」

『多少日子了。』

『誰也不知道，我預備好了！』廉伯向鏡子裏看了看自己。『這兩天，』他回過頭來，放低了聲音：『城裏要出點亂子，局長還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不能管。等事情鬧起來，局長沒了辦法，我出頭，我知底，一伸手事就完。可是我得看準了，他決定辭職，不到他辭職我不露面。我抓着老根；也得先看準了，是不是由我代理：不是我，我還是不下手！』

『那麼城裏亂起來呢？』她皺了皺眉。

『亂世造英雄，鳳！』廉伯非常鄭重了。『小孩刺破手指，媽媽就心疼半天，媽媽是婦人。大丈夫拿事當作一件事看，當作一局棋看：歷史是偉人的歷史！你放心，無論怎亂，也亂不到你這兒來。遇必要的時候，我派個暗探來。』他的嚴重勁兒又減去了許多。『放心了呢？』

她點點頭，沒說出什麼來。

「沒危險，」廉伯點上一支煙，煙和話一齊吐來。「沒人注意我；我還不夠個角兒，」他冷笑了一下，「內行人纔能曉得我是他們這羣東西的靈魂；沒我，他們這個長那個員的連一天也作不了。所以，事情萬一不好收拾呢，外間不會責備我；若是都順順當當照我所計劃的走呢，局裡的人沒有敢向我搖頭的。嗯？」他聽了聽，外面有輛汽車停住了。「我叫他九點來，鐘慢了吧？」他指着桌上的小八音盒。

「不慢，是剛八點。」

院裏有人叫：「陳老爺！」

「誰？」廉伯問。

「局長請！」

「老朱嗎？進來！」廉伯開開門，燈光射在白菊上。

「局長說請快過去，幾位處長已都到了。」

鳳貞在後面拉了他一下：『去得嗎？』

他退回來：『沒事，也許他們掃聽着點風聲，可是萬不會知底；我去，要是
有工夫的話，我還回來；過十一點不用等。』他匆匆的走出去。

汽車剛走，又有人拍門，拍得很急。鳳貞心裏一驚。『媽！叫門！』她開了
屋門等着看是誰。

龍雲三步改作一步的走進來。

『媽，姐，穿衣裳，走！』

『上哪兒？』鳳貞問。

媽媽只顧看兒子，沒聽清他說什麼。

『姐，九點的火車還趕得上，你同媽媽走吧。這兒有三百塊錢，姐你拿着；

到了上海我再給你寄錢去，直到你找到事作爲止；在南方你不會沒事了。』

『他呢？』鳳貞問。

「誰？」

「陳？」

「管他幹什麼，一半天他不會再上這兒來。」

「沒危險？」

「婦女到底是婦女，你好像很關心他？」龍雲笑了。

「他待我不錯！」鳳貞低着頭說。

「他待他自己更不錯！快呀，火車可不等人！」

「就空着手走嗎？」媽媽似乎聽明白了點。

「我給看着這些東西，什麼也去不了，媽！」他顯是說着玩呢。

「哎，你可好好的看着！」

鳳貞落了淚。

「姐，你會爲他落淚，真羞！」龍雲像逗着她玩似的說。

「一個女人對一個男的，」她慢慢的說，「一個同居的男的，若是不想殺他，就多少有點愛他！」

「誰管你這一套，你不是根本就沒生在世間過嗎？走啊，快！」

十

陳老先生很得意。二兒子的親事算是定規了，武將軍的祕書王先生給合的婚，上等婚。老先生並不深信這種合婚擇日的把戲，可是既然是上等婚，便更覺出自己對兒輩是何等的盡心。

第二件可喜的是賑糧由聚元糧店承辦，利益是他與錢會長平分。他自己並不像錢會長那樣愛財，他是爲兒孫創下點事業。

第三件事雖然沒有多少實際上的利益，可是精神上使他高興痛快。錢會長約他在國學會講四次經，他的目的是「正心修身」，已經講了兩次。聽講的人不算

少，多數都是坐汽車的。老先生知道自己的相貌、聲音，已足驚人；況且又句句出經入史，即使沒有人來聽，說給自己聽也是痛快的。講過兩次以後，他再在街上閒步的時節，總覺得汽車裏的人對他特別注意似的。已講過的稿子不但在本地的報紙登出來，並且接到兩份由湖北寄來的報紙，轉載着這兩篇文章。這使老先生特別的高興：自己的話與力氣並沒白費，必定有許多許多人由此而潛心讀經，說不定再加以努力也許成爲普遍的一種風氣，而恢復了固有的道德，光大了古代的文化；那麼，老先生可以無愧此生矣！立德立功立言，老先生雖未能效忠廟廊，可是德與言已足不朽；他想像着聽衆眼中看他必如「每爲後生談舊事，始知老子是陳人，」那樣的可敬可愛的老先生、詩客。他開始覺到了生命，肉體的、精神的，形容不出的一點像「西風白髮三千丈」的什麼東西！

「廉仲怎麼老不在家？」老先生院中看菊，問了廉伯太太——拉着小扭兒正在檐前立着——這麼一句。

『他大概晚上去學英文，回來就不早了。』她眼望着遠處，扯了個謊。

『學英文幹嗎？中文還寫不通！小孩子！』看了孫女一眼，『不要把指頭放在嘴裏！』順勢也瞪了兒媳一下。

『大嫂！廉仲忽然跑進來，以爲父親沒在家，一直奔了嫂子去。及至看見父親，他立住不敢動了：『爸爸！』』

老先生上下打量了廉仲一番，慢慢的，細細的，厲害的，把廉仲的心看得亂跳。看夠多時，老先生往前挪了一步，廉仲低下頭去。

『你上哪兒去？天天連來看看我也不來，好像我不是你的父親！父親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說！事情是給你找的，憑你也一月拿六十元錢？婚姻是我給你說定的，你並不配娶那些好的媳婦！白天不來省問，也還可以，你得去辦公；晚上怎麼也不來？我還沒死！進門先叫大嫂，眼裏就根本沒有父親！你還不如大成呢，他知道先叫爺爺！你並不是小孩子；眼看就成婚生子；看看你自己，哪點兒

像呢！」老先生發氣之間，找不到文話與詩句，只用了白話，心中更氣了。

「媽，媽！」小女孩輕輕的叫，連扯媽媽的袖扣：「咱們上屋裏去！」廉伯太太輕輕扭了小紐子一下，沒敢動。

「父親，」廉仲還低着頭，「哥哥下了監啦！你看看去！」

「什麼？」

「我哥哥昨兒晚上在宋家叫局裏捉了去，下了監！」

「沒有的事！」

「他昨天可是一夜沒回來！」廉伯太太着了急。

「馮有才呢？一問他就明白了。」老先生還不相信廉仲的話。

「馮有才也拿下去了！」

「你說公安局拿的？」老先生開始有點着急了：「自家拿自家的人？爲什麼呢？」

「我說不清，」廉仲大着膽看了老先生一眼：「很複雜！」

「都叫你說清了，敢情好了，糊塗！」

「爺爺要去看看吧！」廉伯太太的臉色白了。

「我知道他在哪兒呢？」老先生的聲音很大。他只能向家裏的人發怒，因為心中一時沒有主意。

「你見局長去吧；你要不去，我去！」廉伯太太是真着急。

「婦道人家上那兒去？」老先生的火兒逼了上來：「我去！我去！有事弟子服其勞，廢物！」他指着廉仲罵。

「叫輛汽車吧？」廉仲爲了嫂子，忍受着罵。

「你叫去呀！」老先生去拿帽子與名片。

車來了，廉仲送父親上去；廉伯太太也跟到門口。叔嫂見車開走，慢慢的往裏走。

『怎回事呢？二弟！』

『我真不知道！』廉仲敢自由的說話了。『是這麼回事，大嫂，自從那天我拿走那兩包東西，始終我沒離開這兒，我捨不得這些朋友，也捨不得這塊地方。我自幼生在這兒！把那兩包東西給了雲龍，他給了我一百塊錢。我就白天還去做事，晚上住在個小旅館裏。每一想起婚事，我就要走；可是過一會兒又忘了。好在呢，我知道父親睡得早，晚上不會查看我。廉伯呢一向就不注意我，當然也不會問。我倒好幾次要來看你，大嫂，我知道你一定不放心。可是我真懶得再登這個門，一看見這個街門，我就連條狗也不如了，彷彿是。我就這麼對付過這些日子，說不上痛快，也說不上不痛快，馬馬胡胡。昨天晚上我一個人無聊瞎走，走到宋家門口，也就是九點多鐘吧。哥哥的汽車在門口放着呢。門是路北的，車靠南牆放着。院裏可連個燈亮也沒有。車夫在車裏睡着了，我推醒了他，問大爺什麼時候來的。他說早來了，他這是剛把車開回來接偵探長，等了大概有廿分鐘了

，不見動靜。所以他打了個盹兒。」

把小女孩給了劉媽，他們叔嫂坐在了台階上，陽光挺暖和。廉仲接着說：

「我推了推門，推不開。拍了拍，沒人答應。奇怪！又等了會兒，還是沒有動靜。我跟開車的商議，怎麼辦。他說，裏邊一定是睡了覺，或是都出去聽戲去了。我不敢信，可也不敢再打門。車夫決定在那兒等着。」

「你那天不是說，龍雲要偷偷把她們送走嗎？」龍雲太太想起來。

「是呀，我也疑了心：莫非龍雲把她送走，然後把哥哥誑進去……」廉仲不願說下去，他覺得既不應當這麼關心哥哥，也不應當來驚吓嫂子。可是這的確是當時的感情，哥哥到底是哥哥，不管怎樣恨他，「我決定進去，哪怕是跳牆呢！我正在打主意，遠遠的來了幾個人，走在胡同的電燈底下，我看最先的一個像老朱，公安局的隊長。他們一定是來找哥哥，我想；我可就藏在汽車後面，不願叫他們或哥哥看見我。他們走到車前，就和開車的說開了話。他們問他等誰呢，他

笑着說，還能等別人嗎？嘔，他還不知道，老朱說。你大概是把陳送到這兒，找地方去喫飯，剛纔又回來？我沒聽見車夫說什麼，大概他是點了點頭。好了，老朱又說，就用你的車吧。小鳳也得上局去！說着，他們就推門了。推不開。他們似乎急了，老朱上了牆，牆裏邊有棵不大的樹。一會兒他從裏面把門開開，大家都進去。我乘勢跑出老遠去，躲在黑陰裏等着。好大半天，他們纔出來，並沒有她，汽車開了，我繞着道兒去找龍雲。什麼地方也找不着他，我一直找到夜裏兩點，我知道事情是壞了：「小鳳也得上局裏去！」也得去！這不是說哥哥已經去了嗎？他要是保護不了小鳳，必定是他已顧不了自己！可是我不敢家來，我到底沒得到確信。今天早晨，我給偵探隊打話，找馮有才，他沒在那兒。剛纔我一到家，他也沒在門房，我曉得他也完了。打完電話，我更疑心了，可是究竟沒個水落石出。我不敢向公安局去打聽，我又不能不打聽，亂碰吧，我找了聚元的孫掌櫃去，他，昨天晚上也被人抓了去，便衣巡警把着門，舖子可是還開着，大概是

爲免得叫大家大驚小奇，同時又禁止夥計們出來。我假裝問問米價，大夥計還精明，偷偷告訴了我一句：「汽車裝了走，昨天晚上！」

「二弟！」廉伯太太臉上已沒一點血色，出了冷汗。「二弟！你哥哥，」她哭起來。

「大嫂。別哭！咱們等爸爸回來就知道了。大概沒多大關係！」

「他活不了，我知道，那兩包白麵！」她哭着說。

「不至於！大嫂！咱們快快想主意！」

「傻小子大成拿着塊點心跑來了！」

「胖叔！你又欺侮媽哪？回來告訴爺爺，叫爺爺揍你！」

十一

要在平常日子，以陳老先生的服裝氣度，滿可以把汽車開進公安局的裏邊去

；這天門前加了崗，都持槍，上刺刀；車一到就被攔住了。老先生要見局長，掏出片子來，巡警當時說局長今天不見客。老先生纔知道事情是非常嚴重了，不敢發作，立刻坐上車去找錢會長。他知道了事情是很嚴重，可是想不出兒子犯了什麼罪；兒子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大概是在局裏得罪了人，那麼，有人出來調停一下子就完了。設若仍然不行呢，花上點錢，送上些禮，疏通疏通總該一天雲霧散了。這麼一想，他心中寬了些。

見着錢會長，他略把他所知道的說了一遍：

『子美翁你知道，廉伯是個孝子；未有孝悌而好犯上者也。他不會作出什麼不體面的事來。我自己，你先生也曉得，在今日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有幾個？恐怕只是廉伯於無意中開罪於人，那麼我想請子美翁給調解一下，大概也就沒什麼。』

『大概沒多大關係，官場中彼此傾軋是常有的事，』錢會長一邊咕嚕着水烟

，『我打聽打聽看。』

『會長若是能陪我到趙公安局纔好，因為我到底還不知其詳，最好能見見局長，再見見廉伯，然後再詳為計劃。』

『我想想看，』會長一勁兒點頭，『事情倒不要這麼急，想想看，總該有辦法的。』

陳老先生心中涼了些。『子美翁看能不能代我設法去見見局長，我獨自去，武將軍能不能——』

『是的，武將軍對地面的官員比我還接近，是的，找找他看！』

希望着武將軍能代為出力，陳老先生忽略了錢會長的冷淡。

見着武將軍，他完全用白話講明來意，怕將軍聽不明白。武將軍很痛快的答應與他一同去見局長。

在公安局門口，武將軍遞進自己的片子，馬上被請進去，陳老先生在後面跟

着。

局長很親熱的和將軍握手，及至看見了陳老先生，他皺了一下眉，點了點頭。

「剛纔老先生來過，局長大概很忙，沒見着，所以我同他來了。」武將軍一氣說完。

「啊，是的，」局長對將軍說，沒看老先生一眼，「對不起，適纔有點緊要的公事。」

「廉伯昨晚沒回去，」陳老先生往下用力的壓着氣，「聽說被扣起來，我很不放心。」

「嘔，是的，」局長還對着武將軍說，「不過一種手續，沒多大關係。」

「請問局長，他犯了什麼法呢？」老先生的腰挺起來，語氣也很冷硬。

「不便於說，老先生，」局長冷笑了一下，臉對着老先生：「公事；朋友也

有難盡力的地方！」

「局長高見，」陳老先生曉得事情是很難辦了。可是他想不到廉伯能作出什麼不規矩的事。一定這是局長的陰謀，他再也壓不住氣。「局長曉得廉伯是個孝子，老夫是個書生，絕不會辦出不法的事來。局長也有父母，也有兒女，我不敢強迫長官洩露機要，我只以愛子的一片真心來格外求情，請局長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士可殺不可辱，這條老命可以不要，不能忍受……」

「哎哎，老先生說遠了！」局長笑得緩和了些。「老先生既不能整天跟着他，他作的事你哪能都知道？」

「我見見廉伯呢？」老先生問。

「真對不起！」局長的頭低下去，馬上抬起來。

「局長，」武將軍插了嘴，「告訴老先生一點，一點，他是真急。」

「當然着急，連我都替他着急。」局長微笑了一下，「不過愛莫能助！」

「廉伯是不是有極大的危隨？」老先生的腦門上見了汗。

「大概，或者，不至於；案子正在檢理，一時自不能完結。我呢，凡是我能盡力幫忙的地方無不盡力，無不盡力！」局長立起來。

「等一等，局長，」陳老先生也立起來。臉上煞白，兩腮咬緊，鬍子根兒立起來。「我最後請求你告訴我個大概，人都有個幸不幸，莫要趕盡殺絕。設若你錯待了個孝子，你知道你將遺臭萬年。我雖老朽，將與君周旋到底！」

「那麼老先生一定要知道，好，請等一等！」局長用力按了兩下鈴。進來一個警士，必恭必敬的立在桌前。

「把告偵探長的呈子取來，全份！」局長的臉也白了，可是還勉強的向武將軍笑。

陳老先生坐下，手在膝上哆嗦。

不大會兒，警士把一堆呈子送在桌上。局長隨便推送在武將軍與老先生面前

。將軍沒動手。陳老先生翻了翻最上邊的幾本，很快的翻過，已然得到幾種案由：強迫商家送禮；霸佔良家婦女；假公濟私，借賑私運糧米；竊賣贓貨……老先生不能往下看了，手扶在桌上，只剩了哆哆嗦嗦了半天，他用盡力量抬起頭來，臉上忽然瘦了一圈，極慢極低的說：

「局長，局長！誰沒有錯處呢！他不見得比人家壞，這些狀子也未必都可靠。局長，他的命在你手裏，你積德就完了！你閉一閉眼，我們全家永感大德！」

「能盡力處我無不盡力！武將軍，改天再過去請安！」

武將軍把老先生攙了出來。將軍把他送到家中，他一句話也沒說。那些罪案，他知道，多半都是真的。而且有的是他自己給兒子造成的。可是，他還不肯完全承認這是他們父子的過錯，局長應負多一半責任；局長是可以把那些狀子壓下不問的。他的怨怒多於羞愧，心中和火燒着似的，可是說不出話來。他恨自己的勢力小，不能馬上把局長收拾了。他恨自己的命不好，命給他帶來災殃，不是他

自己的毛病，天命！

到了家中，他越想越怕了。事不宜遲，他得去爲兒子奔走。幸而他已交結了不少有勢力的朋友。第一個被想到的是孟寶齋，新親自然幫忙。可是孟寶齋的大烟喫上沒完，雖然答應給設法，而始終不動彈。老先生又去找別人，大家都勸他不要着急，也就是表示他們不願出力。繞到晚上，老先生明白了世態炎涼還不都是街上的青年男女鬧的！與他爲道義之交的人們，聽他講經的人們，也絲毫沒有古道。但是他沒心細想這個，他身上疲乏，心中發亂。立在鏡前，他已不認識自己了。他的眼陷下好深，眼下的肉袋成了些鮎皮，像一對很大的癩臭蟲。他憤恨，渺茫，心裏發辣。什麼都可以犧牲，只要保住兒子的命。兒媳婦在屋中放聲的哭呢！她帶着大成去探望廉伯，沒有見到。聽着她哭，老先生的淚止不住了，越想越難過，他也放了聲。

他只想喝水，晚飯沒有喫。早早的躺下，疲乏，可是合不上眼。想起什麼都

想到半截便忘了，迷亂，心中像老映着破碎不全的電影片。想得討厭了，心中仍不願休息，還希望在心的深處搜出一半個好主意。沒有主意，他只能低聲的叫，叫着廉伯的乳名。一直到夜中三點，他迷忽過去，不是睡，是像飄在雲裏那樣驚心弔膽的閉着眼。時時彷彿看見兒子回來了，又彷彿聽見兒媳婦啼哭，也看見自己死去的老伴兒……可是始終沒有睜開眼，恍忽像風裏的燈苗，似滅不滅，願不得再爲別人照個亮兒。

十二

太陽出來好久，老先生還半睡半醒的忍着，他不願再見這無望的陽光。

忽然，兒媳婦與廉仲都大哭起來，老先生猛孤仃的爬起來。沒顧得穿長衣，急忙的跑過來，兒媳婦已哭背過氣去，他明白了。他咬上了牙，心中突然一熱，咬着牙把撞上來的一口黏的嚥回去。扶住門框，他吼了一聲：

『廉仲，你嫂子！』他蹲在了地上，顫成一圈。

廉仲和劉媽，把廉伯太太擡巴起來，她閉着眼只能抽氣。

『爸，送信來了，去收屍！』廉仲的胖臉浮腫着，黃蠟似的流着兩條淚。

『好！好！』老先生手把着門框想立起來，手一軟，蹲得更低了些。『你去吧，用我的壽材好了；我還得大辦喪事呢！哈，哈，』他坐在地上狂號起來。

陳老先生真的遍發訃聞，喪事辦得很款式。來弔祭的可是沒有幾個人，連孟宅都沒有人過來。武將軍送來一個鮮花圈，錢會長送來一對輓聯；廉伯的朋友沒來一個。老先生隨着棺材，一直送到墓地。臨入土的時候，老先生拍了拍棺材：『廉伯廉伯我還健在，會替你教子成名！』說完，他親手燃着自己寫的輓聯：

『孝子忠臣，風波於汝莫須有；

孤燈白髮，經史傳孫知奈何？』

事隔了許久，事情的真相漸漸的透露出來，大家的意見也開始顯出公平。廉伯的罪過是無可置辯的，可是要了他的命的罪名，是竊賣「白麵」——搜檢了來，而用麵粉替換上去。然而這究竟是個「罪名」，骨子裏面還是因為他想「頂」公安局長。又正趕上政府剛下了嚴禁白麵的命令，於是局長得了手。設若沒有這道命令，或是這道命令已經下了好多時候，不但廉伯的命可以保住，而且局長爲使自己的地位穩固，還得至少教廉伯兼一個差事。不能槍斃他，就得給他差事，局長只有這麼兩條路。他不敢撒廉伯的差，廉伯可以幫助局長，也可以隨時倒戈，他手下有人，能擾亂地面。大家所以都這麼說：廉伯與局長是半斤八兩，不過廉伯的運氣差一點，情屈命不屈。

有不少人同情於陳家：無論怎說，他是個孝子，可惜！這個增高了陳老先生的名望。那對輓聯已經膾炙人口。就連公安局長也不敢再趕盡殺絕。聚元的孫掌

櫃不久就放了出來，陳家的財產沒受多少損失：『經史傳孫知奈何？』多麼氣勢！局長不敢結世仇，而託人送來五百元的教育費，陳老先生沒有收下。

陳家的財產既沒受多少損失，親友們慢慢的又轉回來。陳老先生在國學會未曾講完的那兩講——正心修身——在廉伯死的六七個月後，又經會中敦聘續講。老先生瘦了許多，腰也彎了一些，可是聲音還很足壯。聽講的人是很多，多數是想看看被槍斃的孝子的老父親是什麼樣兒，老先生上台後，戴上大花鏡，手微顫着摸出講稿，長鬚已有幾根白的，可是神氣還十分的好看。講着講着，他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放在頭上，楞了半天，好像忘記了點什麼。忽然他摘下眼鏡，匆忙的下了台。大家莫明其妙，全立起來。

會中的職員把他攔住。他低聲的，極不安的說：

『我回家去看看，不放心！我的大兒子，孝子，死了。廉仲——雖然不肖——可別再跑了！他想跑；我知道！不滿意我給他定下的媳婦；自由結婚，該殺！』

我回家看看，待一會兒再來講；我不但能講，還以身作則！不用攔我，我也不放心大兒媳婦。她，死了丈夫，心志昏亂；常要自殺，胡鬧！她老說她害了丈夫，什麼拿走兩包東西咧，亂七八糟！無法，無法！幾時能「買蓑山縣雲藏市，橫笛江城月滿樓」呢？」說完，他彎着點腰，扯開不十分正確的方步走去。

大家都爭着往外跑，先跑出去的還看見了老先生的後影，肩頭上飄着些長鬚。

有版權

開市大吉

老舍作

定價六元四角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共三十冊

亞麗安娜
愛底十字架
憶
龍·虎·狗
愛底摧殘
雷
將軍
白鳥之歌
夜記
月夜
短篇

巴金
巴金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短篇
短篇
書信

長生塔
砂丁
髮的故事
神·鬼·人
還魂草
小人小事
春風
印象·感想·回憶
馬賽底夜
利娜
白楊禮讚

巴金
巴金
巴金
巴金
巴金
巴金
巴金
張天翼
茅盾
巴金
巴金
茅盾

童話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中篇
中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三十八年一月六版

